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二)

王樹枏撰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少者友焉。羣（許治要少作小通字。

行之則行也。朱彬曰。下行字疑是仁字。今案朱說是。下文故士執仁與義正承此言據改。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王引之曰。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今案王義長。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阮注或失、謂或不能自守。今案或惑通字。盧注是或失與贏驕對文。

富貴吾恐其贏驕也。戴校本亦改贏爲贏。阮注說同。

弟子無曰、羣書治要無作毋。

明日則或揚其言矣　羣書治要矣作者

莫見於隱莫顯於微　戴校本於改乎不可從盧所見本自作於不作乎於乎通字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　羣書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王引之曰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爲其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爲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爲證今據改正

及親　洪頤煊曰及親當作失親禮記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殺六畜不當其禮則失親愛之心失親失禮對言之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羣書治要句首有故字阮本據增自直作乃直今皆不從

白沙在泥　王念孫曰沙卽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縐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眞篇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涅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音涅滓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爲涅之借字也今案說苑論衡荀子所引蓋皆本於曾子王說是也孟子趙岐章指亦引蓬生麻中四句作譬曰

行則爲人負。汪校云。人疑當作之。

使之爲夫人則否。阮注云。此夫字及下夫似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譌。篆字老作耆。今案老人非使之爲者。文義未安。闕疑可也。

夫人行無禮也。此注亦有誤。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此節盧注不了。阮注謂此言安老之義亦不合。說苑說叢篇曰。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據此則三句蓋古語。當另爲一義。與安老之義無涉也。某氏謂據旅猶旅距。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旅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據距聲近。說文凸部醵或作踞。是其證也。義亦未了。戴校本改旅爲依。更非。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此文有誤。阮謂夫當爲老。朱筠謂杖乃材之譌。皆不似。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春秋繁露竹林篇引此。無矣字也字。辱下有若字。呂覽士節篇曰。視死如歸。語出此。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史記老子列傳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云。稽康高士傳亦載此語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則可以爲達矣。羣書治要無以字。阮本據删。

雖有險道。循行達矣。羣書治要循作脩。誤。

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羣書治要不重惑闇二字。無句末也字。

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引無立字爲字。句末有也字。說苑孔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視如兄弟。

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盧戴本無也字。

庸孰能親汝乎。王念孫曰。盧注庸、用也。孰、誰也。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孔校凡五百六十四字。今校定凡五百六十五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不懷厚祿。蔡本亦作懷。未譌。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

謂其守也。此句各本皆作正文。戴校本亦改歸注。

其功守之義。各本以此五字爲正文。孔改歸注。汪中、阮元、劉台拱、俞樾、俱同其說。王念孫曰。其上似仍脫一謂字。今從王說增。

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汪校云。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全是正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注。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阮曰。汪說是也。然無確據。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從曾子竊去。略加改易者。呂覽此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處不應引之亦斷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說。呂其非盧注明矣。今依阮本以故周公曰以下三十七字歸正文。

言修己以事人。盧本以作可。舊本作言修以可事人。

無勿勿於賤。勿勿讀爲忽忽。說見曾子立事篇。戴校本改忽忽。

仁之見逐。汪本、王本、亦改畏爲仁。汪喜孫曰。盧氏注云。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祿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

固不難。王念孫曰。難讀爲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盧說不難二字未了。普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粟。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今案難讀爲

難易之難言仁見逐智見殺爲之不以爲難也汪本載念孫初說云固不難三字有脫誤非是

君子之人戴校本人作仁誤

猶忠誠而諫之戴校本諫作詳孔從盧改

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慇懃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戴氏文集曰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汪本亦據戴校改正盧本阮本以上十一字爲注文下十字爲正文亦訂定未盡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正用曾子語而不引詩詞可證是注文無疑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各本此則作則此盧云有士者當作有士者戴校據方本改士王念孫曰有士者猶言有國者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士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辭也今案順文作有士者正通說苑士字亦當作士阮注云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罪此勗士之勿以直言直行爲悔也王譏之非是今不從汪校本兩存其說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汪校云是故二字衍

舜唯仁得之也。各本唯仁作唯以。馬本作唯以仁得之也。汪校曰。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王念孫說同。今從馬本。馬宗槤曰。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以不須改。王念孫曰。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唯戴校本作惟。以改仁。與孔同。

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阮本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云。太平御覽四百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上匹夫也三字同例。孫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澮作濟澮。丁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者。今案仁者也三字。各本皆脫。據阮本增。

初無父母後交讓國。盧本母下有也字。戴校本作初因父命交讓其國。今案無當是因母當是命。

行爲表綴於天下。各本表譌裘。蔡本作表。盧戴校本、阮本同。

以殁其身。各本殁作役。戴氏文集曰。役當作殁。前立事篇可據證。聚珍本從方本改殁。汪本、阮本同。

凡四百八十字 孔校凡四百七十九字

今校定凡五百二十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及郊問禁請命．阮曰．及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爲正文．惟戴庶常改爲注．孔本從之．元案此雖無據．而其迹之誤甚顯．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語相偶．無散亂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正與不犯禁七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羼入及郊六字也．

不避患而出危邑．各本作不通患而出危色．蔡本、盧本、阮本．作不通患而出危邑．阮云．通、共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共其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趍寇．今案通字是不宜改．避阮氏通共也之訓最的．而說出字之義則非．此言君子不共患而避出危邑．正與盧注師敗不苟免也之義相合．不可以避趍寇之事相儗也．王念孫謂通當爲遇字亦非．今從盧本

嚮爾寇盜則吾與慮．戴校本與上增不字．今不從．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戴校本突改鴪．今案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則突無入義．況注明引詩鴪彼晨風．則正文爲鴪字無疑．突字涉下句譌．今從孔注說．

國無道則突若出焉．戴校本改突亦爲鴪．今不從．

夫有世義者哉．王念孫曰．此句疑．今玩文義．有世當爲世有誤倒．此是問辭．承上義字而問．言世有行義之人哉．故下文以曰字答之．仁恭慎正直．弗違諸人．皆未能合乎義．故又用是故接之．以見君子避亂遠害之爲義也．阮注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文不成義．王引之哉讀爲裁．皆非．

義宜。戴校本宜下增也字。今不從。

仁者殆。仁者始上各本有曰字。孔從戴本刪之非是。曰字是答上句問辭。王引之謂曰字是衍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字而譌爲大曰字。皆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今增曰字

聚橡栗蓁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生字當在食之上誤倒。

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盧戴校本、阮本、亦改武爲式。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二人事部引正作式。昔下無者字。

凡二百二十八字 補 今校定凡二百二十九字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阮注云。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字形相近之訛。今案抱字是。

曾華抱足。阮注云。華當如檀弓作申。說苑敬愼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蓋漢人皆以爲曾華。惟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楚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趙岐注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亦誤也。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日本國纂書治要作君子之務蓋有矣。戴校本汪本、阮本俱改盡爲蓋。今從之。

鷹鶚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纂書治要鶚作隼。卑作庳。無曾字。荀子曾作增。說苑作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曾子。鶚作鵪。山上多太字。曾作增。阮本鶚改隼。戴本曾改增。今案隼正字。鶚俗字。曾增層皆通字。

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蹶穴其中。纂書治要淵作川。蹶作窟。王念孫曰。孔注蹶窟也。古無訓蹶爲窟者。且蹶穴與曾巢對文。則蹶非窟也。余謂蹶者穿也。廣雅曰。欮、穿也。隱元年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溝。韋注。闕、穿也。欮闕聲並通。說苑敬愼篇。潛夫論貴忠篇、並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王引之曰。蹶讀爲撅。撅、掘也。逸周書額有蚤而不敢以撅。撅與蹶同。荀子作堀。堀卽掘尤可證之。今從王讀。

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纂書治要無之字。阮本無其字。今皆不從。

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盧本作求生之厚。孫志祖曰。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丁杰曰。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

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纂書治要無以作毋以。自曾子疾病至此。荀子法行篇、作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說苑敬愼篇、作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說叢篇引曾子曰。鷹鸇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不說。無務修遠。羣書治要求作來。今案求當爲來。形近致譌。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各本作思其不復者。羣書治要有可字。與大典同。戴校本、阮本皆增。

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羣書治要弟作悌。爲孝爲弟下有乎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戴校云。此十一字劉本作注文。他本皆誤入正文。盧本、阮本據正。今案蔡本此十一字亦作注文。

謂之有聞矣。羣書治要矣作也。

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作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在加之志而已矣。羣書治要無在字。董仲舒傳在下有乎字。志作意。無矣字。阮本作意。

與君子游芷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肆各本皆作次。阮曰。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賦乎如入魚次之室。

戴本據大典改貸爲膩。馬總意林作戲。文選注引作臭。皆誤。蓋古本作臟字。貸膩戲皆形近之譌。考工記弓人注。臟讀爲脂膏腯敗之腯。釋文引呂忱云。腯胵敗也。腯與臟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爲毳。肅妄改以示異耳。芷。卽菌古今字。家語改蘭芷爲芝蘭。按芝爲神草與芷不同。尤失古義矣。王念孫曰。貸膩戲皆臟字之譌。廣雅芯。香也。臟、臭也。故曰芯乎如入蘭芷之室。臟乎如入鮑魚之次。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臟也。黏脤如脂之臟也。今本臟亦譌爲膩。又次字孔注從永樂大典作肆。以文選辨命論所引爲證。今案次卽肆也。不必改爲肆。周官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文選注作肆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今案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引兩不聞下有其芳其臭四字。藝文類聚二十一人部引不聞下。亦有其香二字。當是所據有異。玩文義言芯乎臟乎。則香臭之意已晐。不必重言之。且句法更古。今從王本貸改臟肆仍作次字。

經鮑魚肆。戴校本、肆上增之字。

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太平御覽引無所字。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戴氏文集曰。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汪校本與戴同。阮本讀長爲平云。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董以火對日爲言。則此正文言日晷之長無疑。今案阮說是。如長日加益。如履薄冰。亦儷文。孔不改注中日字。蓋不從戴說也。

如日之長。戴氏文集曰。注云如日之長。袁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汪本同。今不從。

盛而不衰者矣。閣本無盛字。

如食疾子者矣。各本皆無者字。孔從戴校增。

欲人之受。盧本作敬人之愛。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愛作交。疑當作欲人之受。戴孔改之。蓋從盧說。汪本同。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王念孫曰。與來二字疑。丁杰曰。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譌。故盧以擇訓之。今案來當爲求字之誤。阮曰。王晫本此後尙有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愼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

凡三百八十五字。補。今校定字數同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此以敢問也。戴校本作以此云。從永樂大典本。劉台拱曰。此字屬下句。衞將軍文子篇。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阮曰。大戴禮屢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戴改以此非也。

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各本此注皆在地之所生下首下。孔氏獨移於此。今案人首圓足方。是此處注文。因繫之天地。是此下正文。盧注因謂天地爲方圓也。正承正文因字而言。因繫之天地者。言上首之謂圓。下首之

謂方人因以方圓之名屬之天地正盧注所謂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其實地體亦圓故下文用如誠接之文意正相應戴校本不得其解刪去因字則又誤中之誤矣今以意更定

地諦也盧本諦譌蹄

方曰幽而圓曰明阮本刪而字云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唐宋舊本爲可據汪本同今據刪

外景者陽道施也戴校本施上增吐字是吐施也含藏也皆解正文之字據增

而金水內景汪本刪而字

是以陽施而陰化也自天道曰圓至此淮南子天文訓襲此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施賦也化體生各本作施施也戴氏文集曰施施也當爲施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案珍本改賦孔蓋從戴校此注各本皆在而含氣者化下

魂魄陰陽之精蔡本盧本戴本魄下有者字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汪本所下增由字王念孫曰所下有由字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今據增

各從其所。盧本從作靜。云一本作盡。戴本、汪本、阮本俱改從。章學誠曰靜字疑當是正字。於義較明。今不從。

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白孔六帖二引大戴禮、陰氣勝陽氣則凝而爲霜雪。又引大戴禮、陽氣勝陰則散爲雨露。太平御覽十二天部、引作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今本無首句下二句亦互易。

温暖如湯。各本湯作陽。誤。戴本、汪本、俱作湯。戴氏文集云。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

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王念孫曰。倮匈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汪本刪後字。劉台拱曰。朱本無後字。當從之。阮注曰。倮者包生。包謂爲匈。許愼曰。包象人裹妊。今從汪本刪後字。從阮注改匈爲包。

則亦兼陰陽氣而生也。戴本、盧本、兼作並。戴本而作所。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章學誠曰。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二語。戴校本於兆下從大典增。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十字。阮曰。於陰陽之義無涉。非曾子本文也。今玩注言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而不言麟鳳。則盧所據本無此十字明甚。

此皆陰陽之際也。朱本脫也字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朱本、馬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蔡本精作瑞。盧本、汪本、作所以役於聖人也。今案盧本是之精不辭。之瑞涉注文而衍。戴校本改爲聖人役之則又因脫誤而以意更定耳

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各本索作宗。戴校本從大典作察。阮本亦讀爲察。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此所引察本不誤。高安本作索更誤矣。今案劉台拱謂宗當作定。出注。今疑亦定字是形近譌。宗阮謂也讀爲呂字之誤。玩注言律不言呂。下文又以律厤並舉。則也字不誤。

其間不容髮。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髮字下有矣字。史記太史公自序用此處文。曰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更相治。間不容翻忽。

厤以治時。律以候氣。其致一也。上八字各本在迭相治也下。下四字各本在其間不容髮下。

察猶別也。各本作利。孔從戴校改別。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各本諸侯之祭下無牲字。馬本、戴本、汪本、王本、阮本、俱增。王引之謂牛下脫羊豕二字。羊下脫豕字。舉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爲證。今案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太牢。亦無羊豕二字。則本文之不脫明矣。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王引之曰。曰字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讀。士虞禮特豕饋食文與此同。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無牛羊。卽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盧據特牲饋食亦解特豕饋食。則饋上無曰字可知。今案王說特豕饋食連讀是也。然曰字亦非衍文。當在特豕上。後人據上文句法倒之耳。

無尸者厭也。阮注曰。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未迎尸以前。飫神爲陰厭。尸出之後。飫神爲陽厭。一爲殤祭。不立尸。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厭。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於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闕明文也。孔注但舉殤祭。其義未足。

犬豕曰羹。戴校本曰作爲說。

其餘用庖索之。各本庖作庶。誤。戴本、阮本作其餘用庖索也。

列鼏鼎也。各本脫也字。戴校增。

凡五百九十一字補　今校定凡五百九十五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 下行字衍此涉注文二行字而妄增者言藏之於身者甚約而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守之道也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九文部正引作行之萬世

據正通鑑外紀作行之恆可以爲子孫常戴校本從通解改常作恆

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王應麟本無昔字盧本同戴汪校本無黃字蓋從孔疏所據本也

言忽然謂不可得見 盧本戴本刪謂字是

王齊三日 戴校本亦改王齊三日云各本脫王齊二字學記注引此文作王齊三日不言異同則唐時本亦未脫也王本盧本作三日王御覽引祇三日二字疏

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 戴校本據疏說刪師尚父亦端冕六字汪本刪亦端冕三字汪喜孫曰戴校并師尚父三字去之則奉書而入者不知何人矣且文承王齊三日不幾若王奉書而入乎今案鄭所見本與今

本合則此文非鄭所加明甚戴汪刪之皆非御覽亦引作端冕師尙父端冕奉書而入但少亦字耳

負屏而立御覽引句首有則字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戴汪校本作王行折而東面戴云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學記注所引同大戴禮惟云折而東面方本與疏所言者合今案孔穎達所見本蓋作王行西折而東面疏祇以南字爲鄭所加非謂西字亦鄭所加也戴校西南二字並刪與唐本異矣鄭所見本與今本合孔所據本無南字較鄭所見本善御覽所引無南字與孔本同今從孔疏刪南字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戴校本改吉爲強改滅爲亡云學記疏云大戴禮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然則各本乃同瑞書非也汪本與戴校同而刪去義勝二句云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誤耳荀子不言引古也今案太公金匱云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六韜明傳篇云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後人蓋據彼文妄改者強亡從凶強枉敬正滅世皆韻吉滅古不韻也汪本刪下二句則無所據

弗敬則不正戴汪校本從學記疏弗敬改不敬王注曰史記正義尙書帝命驗弗敬作不敬今從戴校

枉者滅廢王念孫曰滅廢本作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又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尙書帝命驗滅廢

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
大戴改之也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今從王校

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也蔡本去作自戴校本改而今玩文義而執於此亦費解王注本無去執於此四字今從之此注各本在凡事不強則枉下

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下行字亦衍藏之約句行之可以爲子孫常者句後人誤據上文衍字而增耳常戴校本作恆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戴汪校本從學記疏改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今案御覽所引正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與孔疏異王本亦如此作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戴校本改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今不從

十百世謂子孫無咎譽者各本十百世作於百姓戴氏文集曰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于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聚珍本改十百世汪本同

天命卽善與民戴校本作天命則有與改與各本異

必及其世汪本據學記疏改及爲傾通鑑外紀亦作傾覩盧注止於其身止字卽解及字御覽亦引作及王注同尚書帝命驗作不及其世

惕若恐懼汪本據學記疏改作惕然若懼御覽引作惕然若恐懼

退而爲戒書。御覽引作而爲誡書。無退字。

託於物以自警戒也。蔡本託作記。

於机爲銘焉。各本作機。高安本、方本、宋本、戴本、盧本、皆作机。王注本作几。云一作机。案洪頤煊曰机當爲杌字之譌。說文杌古文簋盛黍稷器故銘辭從口取義。今謂此義長。

於盥盤爲銘焉。戴校本盤作槃。王注本亦作槃。云亦從皿。

於履屨爲銘焉。王念孫曰。履卽屨之誤。今本作履。屨者一本作屨。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屨履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履字。今案高安本亦無履字。與學記疏同。據刪。

於戶爲銘焉。戴校本脫此句。

安樂必敬。汪本敬作戒。

故以懷安爲悔也。戴校本改悔爲戒。

亦不可以忘。王念孫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亦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尒。漢校官碑卑尒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尒字遂廢。志讀如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

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間尒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尒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適此正釋不可不志之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惟尒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並作尒不可不志今案志卽下文無勤弗志之志盧注云志識也據王校訂正

視邇所代　陳覩樓曰王本作爾是也爾卽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王念孫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尒不可不志之尒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尒今本作邇者借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今案注云近在有殷之世乃解所代二字非解邇字也盧所據本作爾後人誤因注文近字而改邇耳

口生哵　某氏曰孔說是也惟其由哵生哵故謂之口戕口今作口生哵者蓋傳寫奪哵字校者作空圍以記之遂誤作口生哵矣

哵哵詈也　戴汪校本刪此句

不可救也　王注曰救一作捄

日知所亡　戴校本亡作無

惡於何也　王本作惡乎何也此與前注惡於何也同乎字誤

惡乎相忘於富貴　太平御覽七百十服用部引作相反於富貴

雖夜解息　各本息作怠戴氏文集曰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聚珍本改息汪本同今案王本正作息

帶於寢先釋　王本寢作寐

履屨之銘曰　履字衍戴本汪本俱作履屨諸本作屨履皆誤

諭愼履亦財不費也　各本作論愼屨戴校本論改諭屨改履汪本屨改履費改賡今案王本正作履

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戴汪校本改勞爲福今案戴說是富福音義同也依孔說則注宜言韻兩施互取不應言義據戴本改

食自杖食自杖　某氏作飲自枝食自枝枝與支通觀注言醉飽二字則上食字宜作飲

戒之憍憍則逃　某氏曰戒之憍憍則逃乃上履屨之銘其文云愼之勞勞則富戒之憍憍則逃兩文相對而義亦反復相成傳寫誤移於此耳今案某說是也二句於觴豆義無涉盧注亦不釋今據改正

無勤弗志　王注云勤一作勤

而曰我杖之乎。王注亦云杖一作枝枝字是。

擾阻以泥之。盧校云擾乃擾字之譌。服虔注楊雄賦云。擾古之善塗壁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爲擾以泥之無疑。蓋一本作擾。形近易譌也。汪本從其說。今案盧校擾字是也。阻字亦非衍文。言雖善塗如擾。若阻其泥之。則風至必搖矣。

必先搖搖。王注云。一無必字。

言有風雨則先困。王本無雨字。戴校本同。蔡本雨作至。至字是也。

不能爲謀也。王注本云一無也字。汪本校去。

論人行亦然。王本、蔡本、盧本、戴本論作論。

隨天之時。王本、蔡本、戴本俱有之字。太平御覽引亦同。王云一作隨天時。

任也。王本作時任也。蔡本、戴本同。孔從盧本刪之。非是。

以地之財。王注云。一作地之財。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居處部引作以地則之。

質也。蔡本作財質也。今據增。王本作財貝也。云一作質。

無忘自過。王注云一作息過。

則爲終身羞矣。君子於殺之中。各本矣皆作以。屬下讀。孔改矣字是。

凡三百六十五字　孔校凡六百六十五字今校定凡六百六十一字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文子衞卿也名彌牟。此注各本在衞將軍文子下。

先以詩世道者孝悌。各本皆以先以詩句。戴云世道者孝悌句。有舛誤。今案世疑而字之譌者。乃諸字而脫去言旁耳。先以詩而道諸孝悌。說之仁義而觀諸禮兩句。偶文家語弟子行篇作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孔讀未安。

說之以義而觀諸體。以當是仁字之譌。體當是禮字之譌。家語作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是其證。

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入室升堂。各本作受教者。玩閒居賦注。乃從家語誤引。孔注據改非也。注謂言能受教者。正釋受教者三字。

是敢問也。戴校據方本是下增以字家語同。今據增

蓋三就焉。王念孫謂三就當作三千就。以盧注爲後人所加。據家語爲證。今不從。

諷誦崇禮。戴校本誦作詩。今從之。家語亦作誦。

是顏淵之行也。王念孫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即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家語正作顏回。今據改。

故連言也。戴校本作故連言之也。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王念孫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爲回之誤明矣。今案國字不誤。言國無有德之君則已。若國一逢有德之君。則世受顯命。不失厥名。文義上下甚明。不必改回字。

使其臣如藉。家語藉作借。

不探怨。家語探作深。

仲由亦於政事。戴校本改亦爲優。今從戴校。

任其戎。家語作材任治戎蓋連上戒字爲讀而改爲材字也。

夫子知未以文也曰。各本知未俱作未知。盧校云。此夫子卽指仲由。故云未知以文。或作知未以文誤。王念孫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上文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引詩者並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卽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案盧本之失王辨之是矣。然作和之以文。亦非玩文義。夫子知未以文也下。應脫說之以詩四字。言夫子知其未以文也。而因說之以詩。卽盧注節勇之意。今據家語增。盧戴校本皆無曰字。據刪

殷頌長發之五章也。此段注各本在夫強乎武哉之下。戴本在夫強乎武哉之上。

言下國信蒙其富。戴氏文鎧曰。富當作福。汪本改福。今案富福通字。

好學省物而不勤。王念孫曰。不字涉上句不忘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勤與好學同意。猶言勤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爲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勤。此曲爲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也。今案王謂不字爲衍文是也。而議盧注之失則非。注中不字亦衍文。事省則勤者。言事事能察則勤也。未嘗解爲減省之省。王乃誤會

事省則不勤也。不字衍文。刪各本此注在是冉求之行也下。

是冉求之行也。也字唯朱本有。諸校本據增

冉雍之子爲季氏之宰。戴本改爲冉雍之族季氏宰。盧本季氏下亦無之字。今案雍字誤

克篤恭以天下。克篤恭以天下不辭。孔謂以天下行之於天下也。增辭以解亦迂曲。今案以下當脫王字。家語作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可證。

宜爲國之尊也。戴校本宜作言非。

禮儀三百。王念孫曰。禮儀本作禮經。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家語同。今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禮說云。正經三百。皆不作儀。王本據注正之是也。

言行此主在於人。各本作主言行比在於人。戴校改作言行此主在於人。孔蓋從戴。今案此句有譌誤。

家語云衆人聞之爲成主或聲誤也。盧校云。此不見何字爲聲誤。疑自家語以下後人妄增入。今案盧蓋以主爲衆字之聲誤。上引家語已出衆字。

過之如不及。盧校云。過舊作通。以形近而誤。戴本亦同。盧今案家語正作過。

云先生猶有難之。各本作云先生者猶難之。戴氏文集云。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聚珍本據改。孔蓋從戴。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王念孫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今案王說是也。此文皆以其字領句。與下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句法正同。今據增正。

其橋大人也。依孔說則橋不誤。橋者父之道也。見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書大傳說。苑建本篇。家語作驕。注謂大人富貴者也。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謂之富貴。陳義太曲。今謂橋驕通字。離騷保厥美以驕敖。分注云倨簡曰驕。又韓非子八說。人臣輕上曰驕。橋大人卽孟子所謂說大人之義。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卽此文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之義。是以眉壽言皓皓。有得眉壽之道。非實指其年也。孔注似固。盧注得之。

故以此稱之也。各本故作哉。

業功不伐。業家語作美。王念孫曰。隸書美字或作㚔。業或作㚔。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竝譌作業。美功與貴位對文。今據改。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家語作不侮不佚。王引之曰。佚當讀爲怏。怏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今案說文佚下云。一曰佚忽也。不佚可佚者。卽不忽可忽者耳。不必易讀。

天民之窮無所告者。戴校本作天窮之民無所告者。今謂天民之窮宜作天之窮民。

是顓孫之行也。家語之上有師字，王念孫謂宜依注及家語補。今從之。

七十篇　戴校本作七十子篇

銀乎如斷。銀讀爲垠。荀子成相篇刑稱陳守其銀。注云。銀與垠同。太元、元文熿熿。出於無垠。注云。垠、限也。如斷、卽孔注所謂有限制也。盧注銀爲廉鍔者鍔與鄂通字。後漢張衡傳注云。垠、鄂也。

如斷言便能。盧校云。便當作使。非是。

進退出入則可也。盧戴校本無則字。

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家語作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惟在利民。春秋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此注各本在荀於民利矣下。

魯大夫。戴校本魯上增爲字。與上下注文一例。今從之。

是故不忘。戴汪校本忘改妄。今案忘妄通字。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云。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云。忘或作妄。故家語襲此文作故。動則不妄。不必改字。

言偃魯人也。戴氏文集曰。魯字疑吳之譌汪本改吳。今據正。

爲武城宰也。戴校本删也字。與上下注文一例。今從之。

欲善則訊。戴校本改善爲行。王念孫據家語改訊爲詳。云。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後人因上句訊字改訊。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今案詳訊爲形之誤。家語注云。欲善其事。當詳愼也。王本是。

當如是。各本皆作當是如。王念孫曰。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而下有行字。家語作當是而行。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借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今據王本增正。

其聞詩也。各本作其聞之詩也。戴本删之字。

以爲異姓。家語作以爲異士。注云。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也。盧注此經引周禮以駁家語之妄。蓋與鄭注同據此知王肅故爲異說。以難鄭之一端也。

時揖異姓士揖庶姓。盧校云。周禮時揖異姓。此或并引天揖同姓文脫耳。今案周禮作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此文倒而又脫耳。今增正。

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盧本自作目。云。從劉本。蔡校亦作目。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八服章部引入下有於字。

則天道也。家語作順天道。王念孫本據增。今從之。

教網者咒。盧戴本咒作祝。

則不足以知賢。則當爲賜字形之譌。言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不足以知賢也。家語正作二賜字則字未安。

賜女偉爲知人賜。家語作賜女次爲人矣。

是女所親也。王念孫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此答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

賜得願聞之也。各本作賜得則願聞之也。王念孫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則文不成義。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亦以願得連文汪校本同王今從王本

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各本作言未至者未及也。爲其德廣厚也。孔從戴改。汪本同

不念舊惡。家語作舊怨。

晉侯也。祁徯祁午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戴校本作晉侯彪也。祁徯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子。汪本作晉侯彪也。祁徯。祁午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汪蓋從戴氏文集之說。今從汪本訂正。

女其閹知之．說文奄大有餘也．閹字通奄．家語作今子掩之何也．蓋不得閹字之義而妄改之．

恆相爲也．盧戴校本作桓爲相也．今謂宜作恆相知也．諸校皆非．

其爲侯大夫也．戴校本改候．與孔注說同．據改．

悉善而謙其端也．盧注誤讀句．家語注謂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蓋讀悉善而謙句．與孔讀同．

詩云殊異於公行也．戴校本作詩曰殊異乎公行也．

蓋羊舌大夫之行也．自音平公至此．家語在章末．此王肅襲大戴之文．以此節與上下不順．故移於後．另作問答之辭．不知答未盡之問．而止述一人亦非引伸之義．仍以本書爲是．

好從善而斁往．家語作從善而教不道．

然亦不亡其身．盧本從劉本亡作忘．今案亡與忘通．家語亦作忘．

世掌刑官．盧本刑作天

自設於隱栝之中。王引之曰。設字文不成義。史記仲尼弟子傳。素隱引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隱栝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衆經音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文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栝之中也。今本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今案娛字是。莊子讓王釋文云。娛、安也。蓋亦借用虞字。今據王本改正。

能以禮自羣直也。王引之曰。注文有譌誤。

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盧本亦增於字。王念孫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釋訓。襄七年左傳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直之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直己而不直人。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己而曲於人也。羣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己而不直人。今案盧孔增於字非。王亦誤讀破句。此文應以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句絕。謂直己以善而不以己之善直人。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與自娛於隱栝之中義正相足。家語不得其解。遂刪以善二字。而作直己而不直人矣。尸子正作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亡當爲仁。仁字形之誤。觀家語作汲汲於仁可知。今訂正。尸子作廢而不邑邑。

孝子慈幼。宜從戴本改子爲老。家語作孝恭慈仁。

食采於柳下。盧本采作菜。戴本、汪本俱改采。

有道順君無道橫命。王引之曰。命卽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爲二也。順君當爲順命。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仲尼弟子傳單行本索隱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作君者涉上而誤。今從王校家

謂亦皆
作命

蓋晏平仲之行也。各本無蓋字。王引之曰。當有蓋字。與孔
校同。仲尼弟子傳索隱引正有蓋字。

在尤之外。王引之曰。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單行本索
隱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今據刪。

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一
千五百八十八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昔者予聞諸榮伊言。戴校本亦改令爲言。家語作曰。太平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伊作君無言字

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御覽引上邪作也。無乎字。家語亦作也。

可勝觀邪。盧本邪作也。今不從。

卒業之辨。王引之曰。卒業二字有誤。家語作卒采。

闇昏忽之意。王念孫曰。闇昏忽之意不辭。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闇忽不明之意。卽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家語正作闇忽之意。今案闇昏二字古多轉訓。書僞大禹謨昏迷不恭。傳云。昏闇也。正義引郭璞曰。日入爲昏。是爲闇也。禮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注云。闇昏時也。此昏字爲闇下之注無疑。今從戴校刪昏字。

幼而彗齊．戴校本彗改慧．盧校云．彗惠慧三字古通用．今謂齊當訓辨．易繫辭傳齊小大者存乎卦．注云．齊猶辨也．幼而彗齊．言幼而慧辨也．

教熊羆貔貅豹虎．各本作教熊羆貙豹虎．戴校本增貅字．據史記改豹爲貙．今案此文當作教熊羆貔虎．說文無貅字．貔、豹屬．出貉國．則豹字乃貔下注文未脫盡者．史記引書多增減原文．況其字作貙不作豹．則本書無豹字可知．書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四字連用正同．此教熊羆貔虎．即教勇猛敢戰之士．非擾馴猛獸使之戰也．孔注引小司馬之言亦誤．

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御覽引戰上有大字．版作阪．戴校本據後漢志所引改阪．今從戴校．家語亦作阪．

黃帝黼黻衣．汪本亦刪帝字．今案帝字當在黃字上．誤倒．非衍文也．以上下文義尋之．有帝字義方足．御覽作黃帝斧絺衣．

大帶黼裳．御覽黼作斧．

時播百穀屮木．各本屮作草．戴校本作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屮下云．尹彤見漢人艸木字多用此．俗誤謂此即艸字．故正之．言段借必依聲託事．屮艸音類遠隔．古文段借尚屬偶爾．今則更不當爾也．今從戴校．家語作播時百穀嘗味草木．

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戴校本從史記作淳化鳥獸昆蟲．刪故教二字．汪本同．今據刪正．盧本汪本作虫虫．說文以爲虺字．許偉切．段云．古虫蟲不分．故以蟲諧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蝀是也．盧云．漢代碑刻虫即用爲蟲字．

勞心力耳目．鮑校御覽作勞勳心力耳目旁動．蓋字形之譌．戴校從路史注所引．勞上增勤字．今據增．

節用水火材物。史記、家語、御覽材俱作財。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御覽、畏用二字皆作得家語作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

民用其教百年而移。以生字屬上。蓋誤讀大戴破句也。

宰我請問帝顓頊。馬本我下有曰字。與戴本同。今案太平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有曰字。家語同。據增。與下文一律。

五帝用記。戴校從元本記改說。說字是。家語正作說。注云。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法度。司馬氏所謂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也。

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各本辯作辨。辯辨偏古通用。禮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云。辯、徧也。史記五帝紀辯於羣神。書舜典作徧。禮書瑞應辨至注云。辨同徧。故家語改作徧。

昌意之子也。御覽引無也字。

洪淵以有謀。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作端拱以有謀。

養財以任地。戴本亦改材爲財。今案家語正作財。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御覽引無二于字

西濟于流沙御覽引亦作濟與史記異藝文類聚十一帝王部引史記亦作濟

莫不砥礪馬本戴本汪本俱作砥礪御覽引同盧本作祇勵云史記作莫不砥厲索隱云大戴禮作莫不砥礪今唯屠本與索隱所引合餘竝作祇勵王念孫曰祇勵本作祇厲祇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厲猶皋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祇厲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厲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爲厲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大戴作祇厲而後人遂改祇勵爲砥礪謬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云砥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厲家語作厎厲雖砥厎與祇異文而下一字則皆作厲也今案王說義長據改

嚳極之子也曰高辛御覽八十皇王部引無也字辛下有氏字

知民之急急馬本盧本作忌戴汪校本作隱王引之曰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悬即急字之譌或改悬爲隱或即以悬爲隱字皆非急與服爲韻若作悬則失其韻矣家語襲此文作知民所急則原文本作急字可知今從王本改正

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開元占經引歷作妙敬作教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戴校本從索隱所引改郁爲穆改嶷爲俟今案御覽引嶷爲浚浚即俟字此文上下皆韻語穆與俟非韻家語作其色也粰其德也重

其服也士、家語士作衷。

黃黼黻衣、御覽引作黃斧黻衣。

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御覽引富作高、字形之譌、藝文類聚十一帝王部引正作富、家語不豫作能降。

黃黼黻衣丹車白馬、御覽引作黃斧黻衣彤車乘白馬。

殺三苗于三危、孔注云、殺竄字之誤、王念孫曰、非也、殺乃竊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竊黍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竊、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竊爲放散之意、故訓爲放也、又說文竄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竄同音、竄竊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卽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曰殺三苗、非竄字之誤。

其言不貳、王念孫曰、貳爲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卽忒之假借字、家語正作忒、若非貳字不得與忒通、今據改正。

陶稼事親、舊本稼作家、屠本、馬本、戴本、皆從家語改、漁汪曰、家蓋稼之脫、屠本以意改耳、王念孫曰、家卽稼字、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刻本作稼、後人改耳。

敦敏而知時、御覽八十一作敦而知時。

恤遠而親親　馬本、戴本作親近。今案御覽正引作親親。

使禹敷土　王引之曰敷本作傅。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今案敷傅同音。故後人改傅爲敷。

主名山川　馬本名作明。誤。

南撫交阯大教　舊校云大一作放。放當是校教字者。放教形近。放發聲近。故此文放字。說苑、史記皆作發。漢書匈奴傳矢四發。師古曰發猶今言放汲冢周書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校書者見今本譌教字。故注云教一作放。今則譌爲大一作放矣。

鮮支渠廋氏羌　王念孫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廋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與上交阯大教連文矣。孔謂不言西者。書大傳四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爲析支之析。豈得又讀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氏羌。說苑、修文篇作西析支渠搜氏羌。皆其證。史記戎字亦衍文。今案戴校本、亦云鮮支上脫一西字。今增。

北山戎發息愼　此發字衍文。當是大放下注文。誤脫於此者。說苑修文篇作北至山戎肅愼。是其證。史記發字亦衍。汪本乙之作山戎北發。今不從。

東長鳥夷羽民　王念孫曰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隱曰長下少一夷字。大戴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案王校增夷字是也。但羽民二字亦是衍文。史記說苑皆無羽民二字。是其證。羽民二字當是盧注取以證鳥夷者。後人因注文脫奪。遂入於正文耳。今刪。

二十以孝聞乎天下。御覽引作世以孝聞於天下。世當是廿之誤。

高陽之孫。王引之校孔注曰。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嬀牛之孫。皆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今案山海經有鯀父駱明之說。則鯀非顓頊子明矣。仍當以帝繫篇爲正。

鯀之子也。御覽八十二皇王部引無也字。索隱引亦無。

稱以上士。戴校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猶云比量而出也。王念孫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土。出字或作𡈽。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爲出之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今案王說是。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與本書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義正同。而今本荀子出亦譌士矣。據王本刪正。

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蔡本與孔校同。各校本皆作不庭無道。

大者如說民說至矣。戴校云。此八字疑有舛誤。

予也不足誠也敬聞命矣。家語作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蓋襲此文時。讀予也不足誠也句敬聞命矣句。今從孔讀。

有爲道諸夫子之所。王念孫謂夫子應作孔子。

凡一千一百三十五字。補　今校定凡一千一百三十二字

帝繫第六十三

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書舜典正義云。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與此文小異。離騷王逸注引帝繫曰。高辛氏爲帝嚳氏。卽其字。此文與今本同。蟜汪本作喬。

句芒產蟜牛。史記作橋牛。

瞽叟產重華。楚詞注引帝繫產作生。

及產象敖。戴氏文集曰。禮記疏引此文亦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汪本刪敖字。

顓頊產鯀。楚辭王逸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產鯀。與漢書律歷志引同。今增五世而三字於產鯀上。

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汪本從戴校本疊西陵氏三字。今據增。山海經十八郭璞注引世本云。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西陵氏三字不疊。此文當是據彼文妄刪。氏產青陽氏字屬下讀。氏是通漢書地理志曰。氏爲莊公。漢韓敕後碑云。韓君于氏憤惜之思。是其證。孔讀氏字屬上讀誤。

青陽降居泜水。王念孫曰。史記五帝紀泜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泜水。今之滹泜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泜水。案漢書地理志。蜀郡滹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氏即氏羌之氏。蜀郡之有滹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氏道也。滹氏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滹氏道。徼外即謂之滹氏水。豈白水出甸氏道。徼外即謂之剛氏水乎。且氏是氏羌。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滹氏爲滹泜。以牽合大戴禮之泜字。甚矣其謬也。泜蓋字誤。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泜。今從史記改江。

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經十八居作處。史記本紀竹書紀年作居。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帝王世紀云。生顓頊於弱水。是若又作弱。

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云。顓頊母曰景僕。蜀山氏女。謂之女樞。是昌又作景。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郭璞曰。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郭氏蓋以山海經附合竹書。不足據。

顓頊娶于滕隍氏。滕奔之子。各本仍作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盧校云。一本滕下有隍字。又奔字衍。汪本與盧校語同。戴本改作滕奔氏。滕奔氏之子。王本同。今案戴校是也。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世本曰。顓頊娶于勝墳氏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注云。帝系云勝奔氏。餘同。據此則帝系本作滕奔氏無疑。墳貢古通。貢又通奔。故互借。滕勝亦音借字。楚辭王逸注引帝系作顓頊娶于滕隍奔氏女而生老僮。隍字蓋衍文也。

氏產老童。汪本據史記楚世家改老童爲卷章下同譙周云老童卽卷章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王念孫、汪中、謂二氏字衍文。今謂上氏字屬下讀、下氏字衍、據刪。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一人事部引世本作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亦無氏字

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脇六人出焉　氏字屬下讀。隤、風俗通義亦作嬇。御覽引世本作謂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出焉。水經洧水注引同下啓字作破。

其三曰錢。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作籛鏗。水經濩水注引無鏗字與本書同。

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各本付作什。穴作內。戴校汪校俱改正。王念孫、汪中、刪二氏字。今謂上氏字本在季連下譌倒。氏產付祖氏產穴熊二氏字皆屬下讀。孔注謂鬻熊卽穴熊。聲讀之異。史譌分之。雷學淇曰。楚之先世有三鬻熊。其一乃唐元宗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祀者。此鬻熊在虞夏之際。卽此穴熊也。其一卽年九十而見文王師事之者。是在商周之際。其一則渠之孫熊嚴。當汾王之世。王符潛夫論亦謂之鬻熊也。漢初世本殘缺。至戴氏時尤甚。故穴熊至渠千有餘年。謂止九世。此因穴鬻聲相近譌合爲一。不如史遷之記遠矣。戴校本九世上增季連之裔孫鬻熊七字云各本譌作婁繇出自熊五字。在九世至於渠下。今從方本汪校本作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於熊渠。蓋從戴氏文集之說。今據戴校聚珍本增。

婁緐出自熊渠有子三人。戴校本刪首五字。汪本刪首四字。蓋從文集之說。今據聚珍本刪正。

其孟之名爲無康。史記楚世家作毋康。

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盧本疵作疵。誤。戴本戚作越。今依戴校訂正。

衞氏也。汪本氏改是。下同。蓋不知是氏同物也。

鄭氏也。鄭本是鄶字。諸家皆誤作鄭。水經洧水注於鄶城下引世本文證之。則帝繫原文必是鄶字。楚世家索隱引宋忠世本注。故曰鄶國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御覽一百三十五皇親部引世本作帝嚳卜其四妃。而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藝文類聚十五后妃部引無而四妃三字。與本書同。特少一而字。

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汪本無二也字。產作生。蓋據詩禮正義合訂。今案本書皆作產。未可據改。

御覽引世本作元妃有邰國之女曰姜嫄。是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是產契。而藝文類聚引世本產又作生。蓋引書者以臆改。無定耳。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戴本據詩疏訂作次妃陳鋒氏之女也。曰慶都氏。產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也。曰常儀氏。產帝摯。汪本作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訾

氏之女曰常儀生摯蓋從詩禮正義合訂今案御覽引世本作次妃曰陳豐是生帝堯次妃曰陬訾產帝摯與今本大戴同而藝文類聚引世本則作次妃慶都生帝堯次妃娥訾氏生帝摯與詩禮疏所據大戴略同詩正義引大戴謂世本文亦然今所引世本蓋有脫爛之字矣以上下文例之戴校是據訂正鋒仍依孔作豐

帝嚳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戴汪校本散宜氏下疊散宜氏三字帝堯下疊帝堯二字今據增王念孫謂女皇女匽下二氏字衍今案御覽引世本作嚳娶散宜氏子謂之女皇云帝系同引帝系作舜娶於帝堯謂之曰女姬皆無氏字據刪

繇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盧本從元本不疊有莘氏三字戴本汪本皆不從女志吳越春秋作女嬉

塗山氏之子盧本從元本不疊塗山氏三字蔡本同戴本汪本皆不從

凡五百七字補今校定凡五百二十八字

勸學第六十四

學不可以已矣荀子無矣字御覽六百七學部引大戴有矣字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宋本荀子與本書同。元本作青出之藍。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荀子並作出於藍。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寘青於藍者。教使然也。蓋節錄二書之文。

水則爲冰。御覽引作冰生於水。據改。荀子作冰水爲之。

木直而中繩。輮而爲輪。荀子無上而字。下而字作以。御覽引同。今據改。

枯暴不復挺者。荀子作雖有槁暴不復挺者。戴校本據之。改枯爲槁。汪本同。今案御覽亦引作雖有槁暴不能復挺者。攷工記輪人鄭注云。欹欹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欹暴蓋卽槁暴。今據御覽增雖有二字。枯改槁。

是故不升高山。荀子升作登。御覽引同。

不聞先王之遺道。御覽引無遺字。今疑遺字涉荀子而衍。

于越戎貉之子。荀子作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劉台拱荀子補注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吳越。蓋用高義。盧文弨改干爲于。又改注之吳越爲於越。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爲于越。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與盧誤同。今訂正。

長而異俗者。荀子無者字。

是故木從繩則直。荀子無是字從作受。

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故知明則行無過。戴校本如改而。參下增省字。王念孫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己則曲爲之辭。日參己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己。參讀爲三。玉篇曰。己身也。卽曾子所謂三省吾身也。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從戴校王校合訂作君子博學如日參省己焉則知明而行無過。又案自是故木從繩則直至此荀子在彼使之然也下。詩云。荀子作詩曰。

靖恭爾位。荀子恭作共。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御覽引無嘗字。荀子思上有而字。學下有也字。今據。覽改矣爲之。據荀子增也字與下文一例。

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之作矣下而字作之。王念孫據改。今案鮑校御覽引作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依訂正。

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荀子作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今謂之當爲加。與下句一律。御覽引作臂非加長。

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御覽引作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說苑建本篇襲此記文曰。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

假車馬者。荀子車作輿。文子上仁篇曰。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與此文略同。說苑說叢篇亦襲此記曰。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舟楫不游絕江海。王念孫曰。海里爲韻。荀子海作河。誤。

而善假於物也。荀子無而字。

南方有鳥名曰蛟鳩。荀子鳥下有焉字。其蛟作蒙者。蒙蛟一聲之轉。方言作蔑。亦音轉字。

編之以髮。荀子句上有而字。

子死卵破。荀子作卵破子死。

所繫者然也。自南方有鳥至此。說苑襲此文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堅完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西方有木。荀子木下有焉字。

漸之滌中。郝氏荀子補注。謝校荀子本皆謂滌久泊也。義本說文。不從楊注之義。晏子春秋雜上篇云。闔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

質非不美也。荀子句首有其字。

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荀子作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王引之曰。當作邇中正。邇、近也。故荀子作近。宋本作通爲邇之譌。元本作道。又通之譌也。說苑雜言篇襲此文曰。吾聞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修道也。

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戴校本從荀子改從爲起。改由爲始。云。此起始爲韻。下來德爲韻。今從戴校。

殆教亡身。戴汪校本作怠。教忘身。于念孫曰。殆讀爲怠。商頌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讀殆爲怠也。教當爲敖。敖與傲同。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敖教字相似。亡讀爲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亡。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敖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今從王校。

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溼。荀子燥下溼下有也字。

禽獸羣居。荀子居作焉。字形之誤。

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文子上德篇。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與此記略同。

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荀子禍下辱下有也字。

積水成川。荀子川作淵。說苑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蓋襲此記文。

神明自得。戴校本亦改傳爲得。得與德備爲韻。荀子句首有而字。

聖心備矣。宋本荀子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引亦作備。作循者誤

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荀子無是字。致作至。

不能千里。王念孫曰。千里本作十步。玉篇躤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躤不能十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尚未誤。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當作千。非也。步與舍爲韻。舍古讀若庶。若作千里則失其韻矣。劉台拱說亦同。今據改。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卽本此意。

朽木不折。諸校本皆從沈泰本改知爲折。王念孫曰。晏子雜篇而知衝千里之外。知衝卽折衝。知折古字通。孔以宋本作知爲譌字。非也。音書廣博傳曰。劉而舍之朽木不知。劉而不舍金石可虧。蓋卽此文。

夫螾無爪牙之利。荀子無夫字。宋本荀子螾上有蚯字。元本無。

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荀子無者字。文子上德篇作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埃塗。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淮南說山篇亦襲此記曰。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而無所寄託者。荀子作無可寄託者。

行歧塗者不至。各本歧作跂。盧校云。當作歧。汪本亦改歧。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宋本荀子亦有能字。元本無。

鼫鼠。荀子注云。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鼫字。傳寫又誤爲梧耳。王念孫曰。楊注是。盧校率強合之。非也。

君子其結於一也。荀子作故君子結於一也。

而沈魚出聽。謝校荀子云。流魚大戴作沈魚。論衡作鱣魚。鱣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今案淮南說山篇云。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亦襲此處文。淫沈亦音近字。

夫聲無細而不聞。荀子夫作故。細作小。

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藝文類聚八十三寶玉部引作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御覽八百二珍寶部引作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八百四珍寶部又引作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所據互異。宋本荀子居作在。木上有草字。岸作崖。文子上德篇云。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淮南說山篇亦襲此文。曰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續史記龜策傳亦曰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

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戴校本汪本至作聞王念孫曰積上衍不字至作聞言爲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爲之說非也荀子作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爲善也安有不聞者乎今案王說是據改

野哉戴校本據說苑改野爲鄙刪哉字今案說苑蓋襲此記之文未可爲據

水潦漏焉王念孫曰漏當作屬讀曰注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於尊注屬注也說苑作注是屬卽注也說文無漏字

誰知其非源泉也自孔子曰至此說苑建本篇襲之曰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尙書大傳略說亦曰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御覽八百四珍寶部引二之上並有中字與類聚引同管子侈靡篇與今本同

天子藏珠玉管子藏作臧下同古藏字皆作臧

大夫畜犬馬管子犬作狗

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管子作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專謂自納於己。各本謂作爲。戴本、汪本、俱改謂以下謂字並然。

教不能勿搢。搢與晉通。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注云。晉讀爲搢紳之搢。史記封禪書注云。鄭衆注周禮云。搢讀曰薦。薦搢晉同聲字皆訓爲進。盧謂搢爲聲誤。固非。孔謂字當爲晉。亦不知搢晉相假之義。

未若家語爲勿怠也。盧戴校本改未若爲勿搢。今從之。

失言勿踦。家語入官篇踦作掎。今謂掎字是。掎亦發也。班固西都賦。機不虛掎是也。失言勿掎言人失言勿發揚之。與上已過勿發同義。盧注非是。

自行此六路者。行字衍文。自、由也。言由此六路者。家語作自此六者。亦無行字。行字當是校書人語誤入正文。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盧校云。數疑數字之誤。

墮怠者。戴校本改隋爲惰。家語作怠惰者。

專者。家語作專獨者

歷者獄之所由生也。獄之所由生也。與前文複。此句疑是衍文。家語無此句。下文七字。乃後人據改者。家語七作大。

大城而公治之。家語作大域之中而公治之。

而進是利。家語無而字。汪本據刪。

而無求其報焉。家語無而字。今亦疑而字涉上下文而衍。

量之無狹民之辭。家語狹作佼。

恆言無害也。戴校本改恆爲猶。汪本同。

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家語勿作無。無字是與上下文一律。

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各本若作言。汪本亦據戴本改若。家語正作若此。

故明不可弊也。弊敝通字。集韻敝音弊。弊與敝同。是其證也。故此書作弊。家語作敝。戴校從方本改敝字。孔以窮字釋弊。皆未審假借之義。

故詩云。戴校本云作曰。

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家語作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今案木字應作本。積、聚也。寡、少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承上所見邇所求邇言。言法象在內則百姓取法不遠也。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本不寡。承上所以治者約言。言源泉不竭。故天下積而本不見少也。盧注誤讀以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爲一義。以而本不寡屬下讀爲義。故改本爲木字。戴校本以而木不寡文不成義。乃改而爲如。不知如木不寡。亦不辭也。家語以源泉不竭屬上法象句爲義。亦斷句未當者也。

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安下而字衍文宜刪。與上文一律。家語亦無而字。

志者心之府也。此注各本在藏乎志下。

聲言也。此注各本在發乎聲下。

而民自得也已．已字衍文．家語無．

調悅者情之道也．調當爲詞．道讀爲導．詞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盧注謂治人情之道非是．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汪本悅改說．

言調悅者．調亦當爲詞．汪本悅改說．

則民悅．汪本悅改說．

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調亦詞之誤．法字應屬下讀．仁字衍文．顯讀爲憲．憲、法也．言法在身則民憲而安之也．家語作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是其證．王肅所據本尙不誤．盧所見本衍一仁字．遂以法字屬上讀爲句矣．汪本悅改說．

財利之生微矣．各本微作徵．誤．家語正作微．

善政必簡矣．家語句首有則字．屬上貪以不得爲義．

善言必聽矣．家語作則善言必不聽也．屬上苟以亂之爲義．

詳以失之。家語失作納。屬下規諫日至爲義。

詳爲陋失。盧本失作矣。戴氏文集曰。詳作佯。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聚珍本改作詳爲漏失。汪本從文集之說。改佯爲漏失。今從戴校。

羣臣僕之倫也。僕字上脫羣字。據注文增。家語無臣字。

而羣臣服汙矣。王念孫謂服字衍。盧訓服爲事事汚之語不可通。宜刪。

是故夫工女。是字衍文。家語作故夫無是字。據刪。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王念孫曰。良上二字。卽上文良工之誤而衍者。戴校本改諸爲于。汪本亦改於。王念孫曰。諸亦於也。始當作是。今從王校刪。訂家語作賢君必自擇左右。亦無始字。

主上無爲於日事而有爲於用臣。各本臣作也。戴汪校本日作親。臣下有也字。戴氏文集曰。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從戴校。

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家語作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今案二句一義。當是後人據家語校上句者誤入正文。

便所便習。此注各本在則謹其所便下。

必於上之佚政也。家語佚作失。汪本改佚爲失。今案佚失通字。

故上者尊嚴而絕。家語絕作危。王念孫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嚴而危也。蓋危誤爲色。又誤爲絕耳。孔曲爲之說。非今從王校訂正。

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而如也。言民如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

富恭有本能圖。富恭二字不辭。富下本有而字。有本下亦有而字。今脫。家語作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是其證。

修業居久而譚。家語作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

情通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關于多。盧本、戴本、極作及。王引之曰。本作情通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皆本於此篇也。關貫同字。今案暢字衍文。當是後人據家語暢字校及字誤入正文。今刪暢字。極仍改及。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家語達上有而字。今亦疑而字脫。

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以生有習四字不辭。當作既知其生有習其情。生性通字。有又通字。此承上二句言。而推其效者如此。家語作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是其證。孔曲爲之說。

不道以遠。道讀爲導。家語作導。

今臨之明王之成功。臨之當作臨以。與下文道以一律。且承上文臨以道以言之。顯爲誤字。

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此注各本在則民疾下。

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文選注引冕作絻。絻古冕字。白帖三十。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服章部、引俱無也字。蓋刪節之。

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各本俱作統纊。汪本從劉本作紘纊。戴校改統爲黈。與孔注同。今案文選薦士表注、白帖、御覽、引俱作黈。黈、黃也。見漢書東方朔傳注。故盧注云黈莊子爲黃也。據以訂正。纊、白帖御覽俱作纊。李善曰。纊、古纊字。白帖引無也字。御覽引聰作聽。誤。家語作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與此文同。

今云惑視聰　戴校本、汪本、改今云爲令。不今從之。

黈莊子爲黃黃也。按此記與莊子。各本黈作紘。汪本改紘。戴本改黈。與孔同。皆誤。今據正文改黈。各本子皆作說。說字不誤。仍從舊本改正。

大夫用素。戴校本改用爲以字

然毛王徒以石飾玉。戴校本、汪本、徒上增之字石上增爲字今從之。

故未詳。此注自首至此各本在人至察則無徒下。

故水至清則無魚。漢書東方朔傳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與此文同。

故枉而直之。漢書東方朔傳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與此文同。

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戴校本刪其善也三字今案家語作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據此則其善也三字非衍文或謂以赦之以當在使之生下其文則民有小罪必以其善赦其過如死使之生以其善也。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王念孫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今本脫之與下文不協案王謂不可教上有民字是也今謂不習上亦有教字此文相承而下今本脫去則不習無所指矣觀家語作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語義可知。

雖行必鄰也。鄰也、戴校從方本改遴矣。汪本同遴字是今據改。

鄰郤。戴汪校本改遴吝。今從之。此注各本皆在必遴矣下。

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家語矣上有者字。今據增。與下文一律。

凡一千六十五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六十三字

盛德第六十六

以觀治亂得失。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引無得失二字。

生於天道不順。戴校本亦從御覽增道不順三字。各本皆脫。

則小者偷墮。戴校從方本改墮爲惰。家語五刑篇作惰。

致愛故能致喪祭。王念孫曰。致愛本作致仁愛。仁愛二字疊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家語正作致仁愛。今據增。

貴賤有序。王念孫曰。貴賤有序。本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去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如此作。今據增。

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也汪本改義爲位盧本也作矣今案經解朝聘作聘覲戴校本删也字蓋據下文今從戴本

生於長幼無序戴校本亦云此下有脫文王念孫本此下據家語增而遺飲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十六字今從之

而爭鬬之獄煩經解煩作繁有也字

凡婬亂盧戴校本婬作淫

享謂享婦及召閽也戴本閽改族簉

以愼天法戴汪校本改愼爲順今從之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戴本、汪本、上法改罰今據以訂正

歲終聽不德之刑爲正德法而論也戴校本作聽不行德法之刑今據增失句處戴本已訂正

論吏德行能功各本能下有理字戴校本删與孔同王念孫本謂德行能功上脫之字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今據增御覽引此下脫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十二字

考羣臣之德行。德行下脫能功二字並非偏舉。戴校增之是也。

能得德法者爲有德。各本無得字。戴校本增。與孔同。

則莫不懲勸矣。御覽十八時序部引矣作也。

御民之銜勒也。各本脫勒字。戴校本亦增。家語正作銜勒。

書曰太史友內史友。盧戴校本無友字。

古者以法爲銜勒。王念孫曰。法上有德字。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今據增。

而不懈墮。戴校本改墮爲惰。

民必走。各本必作心。戴汪校本俱改必。

天道發施。潰、盧本作性。戴汪校本俱改道。

宮室之量．量、各本誤作最．戴校本亦改量．

皆官所職也．戴校本官上增冬字．今從之．

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各本皆脫曰字者字．家語與孝經序疏引同．

太史內史．王念孫曰．太史內史誤倒．上文作內史太史．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太史．今據正．

以之義則國成．家語成作義．

以之禮則國定．家語亦作定．魏時大戴本已然．不獨唐本也．

過失也．此三字宜是人情莫不有過下注文．家語作過失人情莫不有焉．疑後人據彼文誤增．

凡度量財物攻工猶有其事．各本工誤作之．戴校本改工．

古有之也．隋書字文愷傳引無也字．

然其由或始於此也．各本由作猶．戴校本改由猶由同字．

凡九室．汪本凡下增有字．

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字文愷傳引無而字．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引有而字．各本牖作牕．形譌．諸引皆作牖．戴校本亦改正汪本刪一字而字．

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今案字文愷傳引俱無此九字．藝文類聚引此九字．在外水曰辟雍下．凡作總隋書牛宏傳引盛德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蓋刪節記文．

以茅蓋屋．字文愷傳引脫屋字．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藝文類聚引無明堂者三字．卑下有也字．字文愷傳引亦有也字．今據增．

外水曰辟雍．藝文類聚引曰上有名字．汪本據增．今案牛宏傳字文愷傳引俱無名字．

堂高三丈．各本丈俱作尺．字文愷傳引亦作尺．其誤久矣．汪本亦改丈．

東西九仞．字文愷傳引此亦作仞．汪本同．各本仞俱誤作筵．

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汪本作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

亦煩重．戴校本改煩爲繁．

蓮蒲生．蒲盧戴校本作莆．

正朝之位．汪本朝下增儀字．蓋據周禮．

王族故士虎士．戴校本脫上士字．

太僕前正視朝位．周禮祇太僕前三字．正視朝位乃鄭注文．宜刪．

王入內皆退也．戴校本內下增朝字．蓋據周禮今亦增．

凡一千六百一十八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六百四十二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九

千乘第六十七

脩其灌廟。各本脩作循誤。戴校本亦改脩。王引之曰。古無謂社爲灌者。灌當爲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子曰立妃設如太廟。子曰二字衍文。或上有脫文。

靜斯潔信。洪頤煊三朝記注釋信字屬下讀。

立子設如宗社。各本脫如字。盧戴洪本俱增。

莫敢援於外大夫。洪以外字絕句。

執事政也。戴氏文集曰。政當作正。聚珍本改正。汪本同。

百姓齊以嘉善。高安本無百姓二字。

近者閑焉。程沈朱本閑並誤閉。

君發禁宰受而行之。各本脫受字。戴洪本俱增。

散布于小理。理方本作治。此句疑有誤。

凡事尙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各本脫官字。戴校本亦增。洪以賢字句。知字句。世字句。慆字句。名字句。力字句。成字句。立字句。知音智。官字不增。今案當作官之不慆無能字。能字涉上文而衍。

此國之所以長也。戴校從方本國下增家字。汪本同。今據增。

立有神則國家敬。洪曰。有神謂有道之人。阮元曰。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

以爲無命。四字有誤。孔氏曲爲之說。戴校從方本改無命爲典令。今從之。

昔者先王立此六者。馬本、戴本、洪本、立皆作本。

此國家所以茂也。盧戴洪本家下有之字。今據增與上文一律。

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各本時上俱有則字。洪讀以教民之不則句。時不若句。不令成句。下文成字上屬。戴校從方本改時爲治。讀治不若不令句。今謂不令之不衍文。當作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令。令、注也。

發圖功謀。各本圖作國。戴洪本亦改圖。御覽十八時序部引正作圖。

執伎以守官。伎、御覽引作之。誤。

庶虞草。戴校從方本草上增百字。王念孫曰。新校本是。下文曰。庶虞動蟄征。作獸民執功。百草咸遝。是其證。今據增。御覽引亦脫百字。

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太平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引無凡字。功作力。脩作循。皆誤。

治衆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御覽卒譌平。各本可作所。戴洪本俱改可。

國中賢餘秀與閱焉。此句有誤。戴校從方本改與爲與。今謂宜作國中之賢秀與閱焉。御覽引作國中之賢者閱焉。

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王引之曰。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此涉上文享字而誤。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祚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蓋據大戴禮今據改。御覽引脫皇祖二字。

執權變民中。變讀爲辨。古字通。禮王制注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孔說迂。

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閒。戴校本刪不字。各本萌作崩。宋作要。戴校與孔同。今謂不刑二字倒。萌當作明。言凡民之刑專治不明本務以圖安閒者。與下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對文。

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作當爲詐。同音字。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媒。此三句有誤。戴校從方本作誘居室家。及幼子曰不義。子女專曰媒。阮元曰。誘讀如吉士誘之之誘。誘、進也。君子卽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

飭五兵。各本飭作飬。戴校亦改飭。

大曰講。汪校云。講當作媾。唐韻正講古音媾。洪曰講當爲諜字之誤。

以財投長曰貸。王念孫曰。貸讀爲慝。慝古讀貣如慝。

凡犯天子之禁。高安本無凡字。

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戴校本改國爲罔．

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馬本、戴本、飲作餘．洪以一家三夫句．道行三人句．注云一家一屋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三人．洪義較長．

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新字衍文．享、禘、嘗、烝、是四時祭名．不宜有新字．

衰濯浸．王念孫曰．濯當爲灌．衰讀爲等衰之衰．衰者、差也．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數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卽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今據改灌．洪本從御覽作表．

治地遠近．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引治作理．

太古食壯之食．王念孫曰．太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太古之民云云．乃言太古時事．若此處有太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今據刪．

樂其宮室．戴校本改作樂其宮．今從之．

地移民在．戴校從方本、民下增聚字．在字屬下讀．今案戴校是．在今太古皆承上言．今據增．王念孫曰．在今猶言其在於今也．孔以地移民在爲句．未安．

不樂其宮．戴校本宮改官．今從之．

勸有功。戴校本勸上增民字。今從之。

年穀不成。戴氏文集曰。不當作順。案珍本從方本改順。汪本同。今謂不當爲大字形之誤。

作事不成。戴校本改成爲時。今從之。

於時委民。洪曰。委當作痿。又作餧。病也

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時事上疑有脫字。應與和五味以節食儷文。

咸有安居和味。各本作有安民和味脫誤。孔校同。戴洪亦同。

及量地度居。各本居下衍邑字。洪從孔刪。

地以度邑。各本居下脫邑字。洪從孔刪。

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御覽引脫下皇字。

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各本末作未。孔校與戴同。洪從盧本作失疑失字是。

入也弗之顧矣。各本入作人。誤。戴洪校本亦改入。

凡一千三百七十七字 補 今校定字數同

四代第六十八

何哉。洪本何作可據改。

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惕本未之皆作之未。

伯夷謂此二帝之眇。馬本亦作二帝。宜從戴本作三皇。

辨歷大道。洪云大當爲天。

小眇其後乎。戴校云。小各本譌作少。

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戴校本刪庶虞二字．俞樾亦謂庶虞二字不當疊今從之．

甲胄之戒．洪曰．據左傳戒當爲戎字之誤．

哀愛無失節．戴校從方本改愛爲悳．今從之．

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戴本亦改子爲之．洪讀而後善中備句．今謂中成也．見禮器鄭注．言君先眇而後衆成備也．孔說非．

奐然而與民壹始．戴校從方本改與爲與．今謂與字是奐然與民壹始．言奐然與民皆始也．壹皆也．

子吁焉其色．王引之曰．吁與盱古字通．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

可以表儀．王引之曰．楊說儀字文義不明．說文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洪曰．表標木爲準儀渾象之屬．皆所以測量天度．喻有才器者可準望而知．洪義長．

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太平御覽五十六地部引作高山多林虎豹蕃孕焉．深泉大川魚龍交焉．

君察之此．盧本無此字．洪以此字下屬失其讀．

翠然。翠、和也。與威對文。詩秦風鄭箋翠言和調也。

翠然。翠擇同字。玉篇樂也。好也。

抽然首然。說文抽、引也。戰國策注首向也。心有所引。意有所向。二句對文。

聞怪物怪命。戴洪本亦改恪命爲怪命。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王念孫曰。與如也。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注失之。

昔虞舜天德嗣堯。王念孫曰。天德上有以字。今本脫之。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今據增。

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愽而不能用也。何以哉。高安本無曰字。戴校從方本作子道廣矣。吾恐愽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子曰由德徑徑。今案戴校長。

道天地以民輔之。此句疑。

味爲氣。氣爲志。蔡本、馬盧戴洪本皆疊氣字。

廢一曰失統。一本曰作日誤。

執事無貳。王念孫曰。貳爲貳之譌。貳卽忒之假借字。貸與貳同。

五官有差。袁本、程本、朱本差譌羌。

此謂楣機。王念孫曰。古書無並言楣機者。楣當爲樞。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梱也。所以止扉。皆門戶之要。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樞。逸周書樞作媚。故知楣爲樞之譌。

貪於味不讓妨於政。貪於味於字衍。刪之與下文一律。

慕寵假貴。洪曰。慕當爲篡取也。

變從無節妨於政。王念孫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說非也。從當作徙。節止也。隸書徙或作從。從或作彳。二形相似。故譌。今據改。各本脫下三字。戴洪本俱增。

臣聞之弗薦。戴洪校本亦改慶爲薦。下同。

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戴校本改者爲皆。

子曰伯夷。戴校本夷下增曰字今從之。

凡一千二百九十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二百八十九字

虞戴德第六十九

君以聞之。戴汪校本以改已。

君之聞如未成也。戴校本如改而

黃帝慕脩之曰明。阮元曰。慕乃纂字之譌。纂繼也。今據改

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戴校從方本刪開字云。各本衍一開字。楊本重一明字。今據刪。阮元曰。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匱見皆啓字。漢人避諱所改也。

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戴校從方本作開物畢起。民下增聽字今從之。

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戴校從方本刪此下以字洪氏亦云疑衍今刪。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馬本、戴本、到作倒。盧云到卽古倒字。

率天如祖地。戴汪校本如改而。

質知而好仁。易繫辭注質、體也。質知者體知也。反易繫辭注質、體也。言體知而好仁也。

此以三常之禮明。盧本從劉本刪以字今不從。

天子之宮。各本宮誤作官。

率名數地實也。名當爲各字之誤。言諸侯納貢於天子率各效其地實也。

使仁守。今從御覽所引仁下增者字。

陳六律呂。呂字衍文。戴校從方本刪之。洪仍舊本作品屬下讀誚等差也。

堅物。戴洪校本亦改堅爲堅。

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各本疊諸侯二字。戴汪本刪。與孔同。洪本倒於下教士之上。

其地心端。戴校從方本作其心志端。今從之。洪刪地字。

有仁父存。馬本存作在。

人事曰。此下戴校從方本增樂字。汪本同。盧亦云。案下篇則此當有樂字。今據增。

變民示也。戴校從方本改示爲視。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衿懷袍褐也。戴校本庶上增任字。今從之。孔子集語引脫氏字。馬本脫袍字。

作地之穡。各本穡作福。戴校本亦改穡。

凡七百八十字。孔云八十當是六十之誤。今校定凡七百六十二字。

誥志第七十

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戴洪本亦增二不字各本皆脫

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戴校本改此以今謂此以是據正

順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戴校本刪上也字爲字孔子集語引有也字無爲字今從孫校

庶物時則民財儉。民財儉。戴洪本亦改斂爲儉各本皆譌

節事以動衆則有極。戴洪本亦不疊動衆二字

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戴校本亦疊世久二字

非以徵民。洪曰徵當作繼

政不率天。下不由人。戴校從惕本刪下字王念孫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厪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今據改

正建于孟春。戴校本據晉志所引改建正今從之史記厪書云厪建正作於孟春

瑞雉無釋。今從史記改無釋爲先導。

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汪本改俱爲具。戴校從楊本改以爲次。今從之。方原作萬。萬原爲万。万爲於字之脫爛。腸下於時連文。後人不知。又於下文時上增於字。而此遂改万爲萬矣。孔從戴改方。盧洪從史記改分。皆非。今刪此字。

於時鷄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王念孫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卒。形與平相似。故誤。今據改。

此謂虞汁月。各本虞上皆衍歲字。孔與戴校同。

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孔從戴校改曰與爲日與。洪同。王念孫曰。改日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日字。下同。今訂正。

不遠厥事。孫星衍云。事一作享。非是。事與能韻。

民之悲色。戴校從方本悲改妃。洪引管子曰。賤人以悲色。

伐于四山。戴洪本亦改代爲伐。各本譌。

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某氏曰。恕乃孳字之誤。在國統民如孳。在家撫官而國。兩句一律。而亦如也。統民如孳。猶言愛民如子。孔注不知恕字之誤。乃互易其如而兩字。兩句不倫矣。案戴本如而互易。與孔說同。汪本皆作而字。今從某說訂正。

民咸廢惡如進良。戴汪校本改如爲而。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王引之曰。制讀當爲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制作折。是其例矣。今從王讀。

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王引之曰。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爲次。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爲聖。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襄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美也。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爲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晉語美髮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髮長大。卽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卽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俁俁、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人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故曰美次。美謂形貌。才謂才也。今案王說是。據正。

星辰不孛。各本皆作星辰不隕。勃字屬下讀。今案藝文類聚二十人部。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並引作星辰不孛。孔校是也。戴洪本同。

陵不施．戴校從方本作陵不陁．洪曰施讀為陁．

雒出服．洪曰．服讀為負．謂神龜負文以出．

如民咸盡力．戴本、汪本、如改而．

地賓畢極．戴校從方本賓作濱．

賢人並憂．戴校本憂作優．

日敷仁賓也．戴校從楊本、删却字．

凡七百七十七字．補今校定凡七百七十五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變、更也。易也。能、而也。言更易官民之位而歷試其才藝也。注謂試以衆位歷觀其才是也。通爲一句。讀王引之讀變爲辨。辨、徧也。歷、相也。言徧授民能以官而相度其才藝。非是。

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盧校云。徵當作徵。亦見本書。戴校本、汪本、俱作徵。今案周書官人解亦作論用有徵。倫論通。

其老觀其意憲愼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戴校本從方本刪意字。某氏曰。意憲同義。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意憲猶意思也。禮記樂記篇。發慮憲求善良。良與善同義。憲與慮亦同義。自來但知憲之訓法。而不知憲之訓思。則意憲也慮憲也。皆兩字不倫矣。

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周書脫此二句。盧文弨校本據本書增。

觀其信憚也。王引之曰。憚讀爲亶。誠也。信也。逸周書作觀其信誠。誠亦亶也。亶悁古同聲。亶之通作悁。猶亶之通作單。見禮記祭法。

任以信相親也．盧戴校本作任以恩相親信戴本信下有也字．

考之以觀其信．周書無此句．信字與下文複．當是言字．且考之以觀其信．語意未了．

絜之以觀其知．戴校本亦改絜各本作挈．

煩之以觀其治．煩之下應據周書增事字．

淹之以利．周書淹作臨．

以觀其不寧．戴氏文集曰．不寧當從周書作不荒．汪本據改．今從之．

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也字衍文．

遠使之以觀其不貳．宜據周書刪使字．貳周書作二．

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周書無此二句．

陰陽謂隱顯也　各本謂作位盧校云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誤今案當作猶字形誤耳戴汪校本作猶猶字是據改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　戴校據方本刪成字與周書合今從之

志殷如浚　盧校云浚當作深戴汪校本作而深今據改

浚蓋深字　戴校本字改也非是浚作深據改

言日就也　戴汪校本改也爲益今從之

如臨人以色　戴汪校本據周書改如爲好今從之

其貌直而不侮　各本侮作傷盧本戴本俱改侮王念孫曰傷當爲傷言其貌正直而不慢易也說文侮傷也徐鍇曰傷慢易字也傷與傷字形相似故知傷爲傷之譌今從王校

其貌固嘔　戴氏文集曰篇內嘔字並嫗字之譌聚字本汪本改嫗注同今從之

謂形柔而人苟　盧戴校本人苟作辭巧今從之

以故自說。王念孫曰。故、詐也。

煩亂之而志不裕。王念孫曰。裕當爲治字之誤也。治與煩亂正相對。上文煩亂之而志不治。盧注曰。營猶亂也。不亂與不治亦相對。周書作治。是其證。今據改。

曰鄙心而勢氣者也。盧戴校本從方本改勢爲假。與周書合。今從之。

執之以物而遬決。驚之以卒而度料。王念孫曰。執字義不可通。執本作設。下文難投以物。投卽設之譌。則此文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料本作應。據盧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則本作應明矣。今從王校。

不學而性辨。戴校從方本改學爲素。汪本同。今案改素非也。學習也。言不習而能知也。

知一如不可以解也。戴汪校本如改而。

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愼。周書無其字。無無辨而自愼句。戴本愼改順。今從之。

曰愚怒者也。戴校本怒作懣。今從之。周書作曰愚依人也。盧文弨云。依讀當爲蔑。蔑、敝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王念孫曰盧以不虞爲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惑也．周書作誤．是其證．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

存志不能守鋼．戴本鋼改固．汪亦云鋼當作固．

已諾無斷．周書斷作決．

言止愼諾於人．盧本作正愼．戴校作止愼．皆非也．正當爲不字之誤．謂言之不能愼諾於人也．

多稽而儉貌．周書儉作險．古通．

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宜以固字斷句．行有道而先困．謂行之有道者先困窮也．盧注所謂妬賢誣善者正以此．戴校刪下五字．非是．周書無下六字．

自愼而不讓當如強之．戴校據方本改愼爲順．當上增失字．今從之．

曰始妬誣者也．戴汪校本刪始字．注同．今從之．

徵清而能發．各本作徵清．今從戴校改徵情．

察度而能盡．周書作察而能深．下又有寬順而恭倫．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三句．

曰治志者也．戴校本改爲志治．與周書同．王念孫亦云志治是．今據正．

華如誣．戴汪校本改如爲而．周書作華廢而誣．

此見於外．王念孫曰．此本作必．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並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爲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周書同．今從王校．

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此十二字涉下文而衍．後人貪與以其聲處其氣句法相類．遂移此十二字於此．不知聲氣二字．乃起下文之辭．故氣初生物云云．反復申明聽聲處氣之法．間此二句．文義實不類也．

以其聲處其氣．以當爲聽字之誤．觀注文聽處其聲氣可知．乃後人據上衍文句法而妄改者．處斷也．見後漢書陽球傳注．言聽其聲斷其氣也．周書氣作實．誤．

初氣生物．王念孫曰．當作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誤作初氣．生誤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周書同．今據正．

其聲溫好．周書好作和．

勇氣壯直．周書直作力．

察其所安。孔注謂此句衍文是也。據周書刪。

民情不隱也。王念孫曰。今本不下脫可字。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今據增。

喜色由然以生。周書作喜色猶然以出。由油猶古通借字。

怒色拂然以侮。周書拂作薾。

欲色嘔然以偷。戴汪校本嘔改嫗。今從之。周書作嫗然以愉。今謂愉字是。

鑿然而靜。而字宜從周書改以與上文一律。汪本作以。

誠忠必有可親之色。周書親作新。通字。

誠靜必有可信之色。王念孫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借字。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情實也。故經傳通謂眞爲情。

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周書無色字。皓作浩。縵作蔓。

不失色於人也．戴校本刪也字．

雖變可知．周書無此句．

生民有霩陽．王念孫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故多隱其情飾其僞也．據盧注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故生機僞．則正文之先民後生可知．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今據正．

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戴校從方本刪有字．汪本同．今據刪．周書無以賴於物四字．汪本校刪名下也字亦刪．

有隱於仁質者．宜從周書改仁賢．質爲形誤．下同．

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周書好大得作好德．脫大字．戴校從方本改事爲爭．與周書同．今從之．

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周書無此二句．

假節假仁質之節．質字誤．宜改賢．

故其行以攻其名．王念孫曰．故、詐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詐僞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

推前惡忠府知物焉．此文不可曉．戴汪校本惡作恃．玩注文蓋人問已有不知．則推援於人而貌爲知者也．孔注似誤．周書作前總唱功．亦難曉．

謂有詢義之．戴汪校本改義爲議．議字是．

而待以爲忠府．盧戴校本待俱作恃．

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此文亦難曉．周書前總唱功．卽括此句在內．

故知以動人．王念孫曰．故、詐也．

自順而不讓．戴校從方本改順爲執．汪本同．與注文合．今從之．

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戴校本作及其不知也觀人之動止．汪本祇删正字．今從戴校．

如是者．是當作此．與上下文一律．

素動人以言．周書無素字．

謂先偏習之．戴汪校本偏作偏．通字．

涉物而不終．周書作竭而弗終．

詳爲不窮．周書詳作佯．古字通用．

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周書作□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初窮則託深．今案周書多誤字．有道之有．戴氏文集謂宜據改．假汪本改正．今從之．

廉言以爲氣．言當爲信字之誤．廉信與驕厲對文．

以見佚氣自然．戴汪校本改佚爲俠．今從之．

驕厲以爲勇．戴汪校本改驕爲矯．

內恐外悖．戴校從元本悖改悖．今從之．汪本作誇．

言苟自驕厲．戴校本改驕爲矯．此一節注文各本在亟稱其說下．

敬再其說。汪本改敬再爲亟。稱王念孫曰。敬當爲亟。集韻亟或作𢎘。因譌而爲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爲冓。冓古稱字。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今據改正。

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汪校云。醉當爲瘁。周書無此二句。於爲也。古通字。

醉言悴也。此注。各本在乞言勞醉下。

故得其名。名揚於外。周書無此二句。王念孫曰。故、詐也。

伐名以事其親戚。周書作發名以事親。發伐通字。

以故取利。周書無此句。王念孫曰。故、詐也。

分白其名以私其身。某氏曰。自古文作白。自分其名以私其身。與周書自以名私其身義同。因自字古文作白。學者以爲黑白之白。遂移至分字之下。非戴氏之舊矣。

陰行以取名。周書脫此句。

陰行謂竊求諸人也。盧本作陰陰。戴氏文集曰。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案珍本改行。孔蓋從之。汪本同。

與左右不同而交。交上脫不字。注云。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不與交即不交也。今增。

猶相克爭。各本爭誤作事。孔從戴改。

陰陽克易。王念孫曰。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陽交易。隸書交作亥。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爲能。失之。今從王校。

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

隱節隱於仁質之等。仁質宜改仁賢。

靜而寡類莊而安人。王念孫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貌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貌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貌壯而安也。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證。寬寡貌類壯貶皆字形相近而誤。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盧以寡類爲不好狎。則曲爲之說也。今從王校。

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周書脫上句。浚作說。今謂說字是據改。

少言如行。戴校本如作而。周書作以。

有施而不置。戴校置爲德之誤。據周書改正。

曰愼謙良者也。愼字衍文。據周書刪。

貴富雖尊。雖尊疑是榮尊。與下句儷文。

喜怒之如度晰。戴校本改如爲而。

晰明也。此節注各本在曰有守者也下。

曰守也。戴校從方本作曰有守者也。與周書合。汪本同今據增。

置方而不毀。戴校從方本改置爲直。與周書合。今據改。

立強而無私。戴校從方本作強立。與周書合。今據正。

曰經者也。戴校從方本經上增有字。與周書合。今據增。

正靜以待命。周書作虛以待命。

歡欣以敬之。戴校從方本改敬爲致。今從之。

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安當從孔注改要名故當從戴校本互倒。盡力而不面敬以要人句。以故名不生焉句。

合志如同方。戴汪校本改如爲而。

曰至友者也。周書作交友。

其入人甚俞。王念孫曰。俞讀爲愉。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盧注工能也。舊在進退工下。王念孫曰。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是巧與故同義。其與人甚巧。與其入人甚俞對文。盧失其讀。并失其義。

其就人甚速。周書作就人甚敏。敏速通字。此下至質不斷。周書皆脫。

從容謬易．周書謬作克．

曰無誠志者也．宜據周書刪志字．

亟變而多私．周書無此句．

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戴校本云作言．上句在規諫而不類下．下句在道行而不平下．今從之．

曰巧名者也．王念孫曰．巧本作竊．俗書竊字作窃．其下半與巧相似．因譌爲巧．周書正作竊名．

畸鬼者不仁．周書作時口者不回．

面譽者不忠．周書作果敢者也．盧文弨據本書改正．

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周書情作靜．隱作假．

此之謂揆德．此下脫也字．據上文增．

九用既立。此句衍文。

取直愍而忠正者。王念孫曰。愍字義不可通。疑慤字之誤。說文。慤、謹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慤、質也。直慤忠正義竝相近。今據正下同。

取順直而察聽者。順字據下文改愼。

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廣中謂博於聞識也。此注各本在而廣中者下。盧本對作勤誤。

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使是、使之也。說見經傳釋詞。

使治壤地而長百工。使下。據戴校本增是字。與上下文一律。盧文弨校周書亦增是字。

爲邊境。戴校本爲改衞今從之。

家有嚴君焉。戴校本家下增人字今從之。

愼維深思。盧本脫思字。

一人文王自謂也．此注．各本在以交一人下．

凡二千四百二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二千四百十字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謂親過高祖．自此至與穀梁相傳也一節注文．各本在皆齊下．

於練焉壞廟．各本脫廟字．戴汪校本增．

納新神．戴氏文集曰．納新神上脫一時字．聚珍本汪本皆增．今從之．

鄭元士虞禮記注曰．戴校本作鄭元注士虞禮．曰汪本刪記字．今從汪校．

今未卽吉．盧本今作下．戴校本刪之．

元又分．戴校本元上增鄭字．

尤非宜耶。戴校本改耶爲也。通字汪本刪之。

未忍有之也。盧本也作矣。

房西房也。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汪本改東今從之。

門左門西。此注。各本在入門左下。

東西俟也。戴校本俟作候。

走急趨也。此注。各本皆在如食間下。

東郊之位。別本郊爲郊。盧本改廂。戴作郊。下注西郊之位同。

凡四百四十八字　補　今校定字數同

諸侯覺廟第七十三

則覺之以貑也．盧本、戴本、也改豚．今從之．

南向．雜記正義引向作鄉．

請命以覺某廟．各本命誤作令．戴校亦改命．

拭挩．各本挩誤作帨．戴本汪本皆改挩．

北面東上．雜記正義引無東上二字．

居上者宰夫也．盧戴校本改居爲東．與通典四十八引小戴記注合．東字是今據改．

小戴割雞亦於屋上．盧校云．上字當作下．

宗人請就宴．戴校本寘作薦．

凡一百四十五字．補．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小辨謂小辨給也。各本謂作爲。孔從戴改。

日夜不遑也。戴校本改夜爲昃今從之。

學不可以辨。戴洪校本辨上增小字今從之。

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盧注官政連讀非是。諸侯學禮辨官句。與天子學樂辨風。大夫學德辨義。士學順辨言。庶人聽長辨禁。句法皆一律。政正也。政以行事言守正以行事也。

大夫學德別義。別爲辨音之轉。當是誤字。盧所見本已誤別應改辨。與上下一律。

別猶辨也。此注各本在學德別義下。

矜猶愼也。戴校本愼作莊。云從永樂大典本訂定。他本或作愼。或作尙。盧本作厲。

士學順辨言以遂志。以上脫致命二字。觀注文可知。士學順辨言句。與上下文一律。致命以遂志亦與上下文一律。阮元曰。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與盧注不合。

農以行力。說文農耕也。與夏小正篇農及雪澤之農同義。

爾雅以觀於古。雅正也。爾雅者言之近於正者也。不通正音不可以讀古書。子所雅言。蓋亦以正言讀經。不以方言亂之。故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張揖上廣雅表。周公制禮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禮三朝記。孔子曰。爾雅難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王應麟曰。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各本棋作祺。戴校從方本改作夫奕。十棋之變。今據正。由汪本改猶。通字。

吾壹樂辨言。壹、語助也。晏子春秋諫篇曰。寡人一樂之是欲。莊子大宗師篇曰。回一怪之。一與壹同。皆語助。

皇於四海。王念孫曰。皇、充也。謂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光古同聲而通用。

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各本皆無行字。盧校云。上其字衍。戴汪校本據刪。某氏曰。當作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君其習三字。誤移在可字之上。則不可通。今從某校。

多與我言忠信。多與祇通。謂祇與我言忠信也。

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戴校從楊本明上增不字。而口改又。君改居。今謂口當爲日。君當爲居。居讀如居之無倦之居。言不可以入患者。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日倦其居則不可耳。盧注不行。正釋日倦其居句。

綴學之徒。王氏困學紀聞曰。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何一之彊辟。陳觀樓曰。當作何一彊之辟。

死亡而弗知。戴校從方本移此句作注。今從之。

內思畢心曰知中。各本心作必。盧校云。當作心。汪洪本亦改心。

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此注各本在章末。

凡六百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六百七字

用兵第七十五

何世安起。王念孫曰。安猶於也。何世於起。言起於何世也。此倒句也。安焉聲相近。墨子非命篇曰。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卽商於。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戴校本貪改強。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兵部引作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

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戴氏文集曰。當作或云。或字誤脫在諸侯下。

及利無義。王引之曰。及當爲旻。旻取也。貪也。說文旻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沐。玉篇旻古沒字。言語遲而不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旻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旻與及字形相似。今據改。御覽引作反。亦形譌。

何器之能作。王念孫曰。器本作兵。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器。古之所謂兵者。卽指兵器言之。後人謂執兵者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御覽兵部一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今據改。

凶如蜂蠆之挾毒也。戴校本凶作言。盧本作云。今從盧校

魚在在藻。汪校云。以下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蓼彼蕭斯。喜孫曰。餌久子。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爲一韵。則必通爲一詩。與孔注同。

嗣武于孫子。戴校同孔。各本譌嗣武孫武子。

言用上二章。盧戴校本言用改亦同今從之。

必稱其人。戴洪本亦改仁爲人

猶威致王今若存。戴校從方本作猶依然至今若存。今謂戴校是與盛德篇合。洪氏亦云據改。

贏暴於天下。戴氏文集曰。贏當作贏。校聚珍本改。汪洪本同。

雖諸夏莫能相養。盧本無莫字。戴校本作雖親莫能相養。今從戴校。

讒貸處穀。貸讀爲慝。

而幼風是御。洪曰。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較盧注的。

與斗應相直。戴汪校本改應爲杓。今從之。

鄒大無紀．王念孫曰．鄒讀爲陬．鄒大無紀．本作孟鄒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無紀．史記厲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文與大戴略同．漢書劉向傳引作厥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據以訂正．孔以大爲失字之誤．非也．既言無紀．則無庸更言失矣．今從王校．

或深聲爲鄒也．盧校本爲上增誤字．戴氏文集曰．深當作陬．聚珍本．汪本作或陬聲誤爲鄒也．今據改．

不告朔於諸侯．穀梁十六年疏引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周禮太史職曰．戴氏文集曰．太師當作太史．校聚珍本改史．刪職曰二字．汪本亦改史．與孔同．

頒告朔于邦國也．盧本作頒朔于邦國也．戴氏文集曰．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聚珍本增．汪本亦同．

周書曰力政則無讓．各本無曰字．戴氏文集曰．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聚珍本增．汪本同．今從戴校．

此周所伏四海．戴氏文集曰．伏當作服．下同．聚珍本改服．汪本同．今謂伏服同字．

來者國數也．盧本作數國．戴氏文集曰．當作國數．聚珍本．王汪本同．

疑於所聞也．戴校本於作其．

霜雪大滿．戴校從暢本改滿爲薄．王念孫曰．滿本薄字之誤．廣雅曰．薄、至也．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今據改．

六畜餘背．盧校云．背疑當作脊．瘦也．戴洪校本改髆．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王念孫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夭疾、六畜餘背、殀傷厥身、失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闕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爲之說．非也．今案此句宜在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下．

衍一也字．

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戴校從方本刪下字．者下增也字．今案下字涉上文而衍．觀注引書可知．止一天字．今刪．

凡四百四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四百四十二字

少閒第七十六

子愀焉變色．戴校從暢本改然．

君而言情於臣。戴校云。各本而下衍不字。今從楊本。洪亦刪不字。

謂事役及刑罰。役各本譌後。孔從戴校改正。

同名同食。汪本食作位。今據改。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戴校從方本改有爲百。汪本同。王念孫曰。有當爲百字之誤。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間。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今據改。

力時使以聽乎父母。使字疑衍。

君謂閑戴校本謂下增之字。今從之。

緣近小始。各本始譌治。孔從戴改。

將行重器。戴校從方本改行爲持。持字是注云。將持重器。正述經文。

言專陽則正華英得陰陽之孚秀也。各本英下有也字。戴校本作言專務其本。則華英得陰陽之節而秀孚也。今從戴校。

昔堯取人以狀。各本以作民。盧校云。民狀當作以狀。蔡本、戴汪洪校本皆作以。

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今從戴校刪此字。

何爲其不同也。諸本爲作謂。孔從戴校改爲。

言不能如五王。此注、各本在五王取人下。

又不能備聞也。各本聞作問。戴氏文集曰。問當作聞。聚珍本改聞。

言能居之則成純。各本成作榮。盧校曰。榮字不可通。以正文改之。盍成字傳寫譌爲乘。而乘復譌榮也。戴校本亦改成。

布功散德。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功作恩。

出入日月。開元占經引作日月出入。當據改。

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樂部。引作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開元占經引作西王母來獻玉琯。漢律歷志注云。西王母獻舜白玉。以玉爲琯也。據此則白下應有玉字。帝王世紀作白環。山海經郭璞注云。舜時西王母遣

使獻玉環。見禮三朝。

海外。戴校從方本海下增之字。與下文一律。王念孫亦云然。今從之。

其地出迅足鹿。戴校本足作走。盧校本作其人迅走若鹿。今從盧校。

渠搜貢露犬。各本露作虙。戴氏文集曰。虙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鼲犬鼲犬者露犬也。虙或當作露。聚珍本、汪本俱改露。

舜崩。戴洪校本亦有崩字。各本脫。

謂改封虞氏之後。戴校本無之字。

作宮室高臺汚池土察以民爲虐。某氏曰。土芥古語也。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是也。芥卽丰字。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讀若介。因丰讀若介。故卽以介爲之。而又叚用從艸之芥也。亦或作土察。察者蔡之叚字。猶芥者介之叚字也。用兵篇作宮室高臺汚池。以民爲土察。猶以民爲土芥也。學者不識土察之語。乃移至汚池之下。使汚池土察四字連文。而以民爲下增虐字以成句。非也。今案某說是。但虐字亦非衍文。當作虐民。以爲土察。今正下同。

以觀天子。㧑當是觀字之誤。

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洪以民絕句。故絕句。阮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句。不得以疾死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

順民天心嗇地。戴校從方本刪民心二字。王念孫曰。本作順天嗇地。順天與嗇地對文。順天嗇地又與下二句對文。今本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今據刪。洪以順民上屬爲句。

成湯卒崩。戴校本作既崩。云既他本或譌作年。或譌作卒。今從方本盧亦云譌。據戴校正。

殷民更服。戴洪本亦改服。各本譌眩。

武丁小乙之子。盤庚之時。有雉雊之變。盧本改時爲孫。誤。戴校本作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也。與殷本紀合。時字亦刪。今於時上增弟字。時字下屬爲句。

武丁卒崩。戴校從方本作既崩。今據正。

乃退伐崇許魏。王念孫曰。許魏當爲誅黎。字之誤也。誅黎卽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邘、伐密、伐犬夷、伐耆、伐崇、所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伐各本譌代。孔從戴校。

制典用行三明。戴校從方本作制法任地行三明。王念孫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更制典物。卽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尙賢、皆四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韻。今從王校增訂。

煩衆也如繁者。戴校本作煩。煩、衆也。如繁諸。汪本同。

君如財之。汪本作而君財之。今亦君如互倒。

發如用之。戴汪校本如改而。

言識其並與。各本識作職。戴氏文集曰。職當作詘。聚珍本汪本並改識。通字。

如以觀聞也。馬本、戴本、汪本、如並作而。

謂辜極可以苟免也。可上脫不字。今增。

臣恐其足．盧云當作臣則曰足四字．汪從盧校．喜孫曰．臣恐其足四字．與注不合．且不足可云恐足不可云恐也．不若盧校之核．今從汪本．

所謂可否也．各本作所謂可不也．盧云．當作可否也．孔戴蓋皆從盧校．今案否不同字．

公吁焉其色．吁與盱古字通．喜貌．

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未字宋本作木．不誤．言政之豐大．如木之成．故下文即草木申言之．未成之未．亦是木字之譌．今皆改木．盧戴校本上作木．下作未．亦非是．

則枝葉必徧枯．徧枯是爲不實．蔡本、馬本、洪本、徧皆作偏．偏徧通字．

穀亦如之．戴校本改穀爲民．洪亦云當爲民．今從孔注改政．

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戴汪校本刪小字．今從孔注．小人二字互倒．

穀敗失．戴校本穀改政．今從之．

有生之魄．戴校本作耳目有聰明謂之魄．今從之．

疆蓑未虧　戴氏文泉曰蓑不可通宜作藪聚珍本、汪本、皆改藪洪曰蓑當爲蓧蓧古通作垂謂邊陲也孫卿書曰疆垂不喪今改垂

皆未易於常也　盧戴校本無於字今據删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某氏曰酒者猶酒當在糟者猶糟下二語相對成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玉白而血赤也至實者猶實句或有對文而今闕之當爲衍句

言善惡之物仍錯亂也　戴校本仍改未今從之

凡一千五百一十字　補　今校定字數同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義與儀同。

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王念孫曰。掌諸侯之儀五字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列。今據刪。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爲伯。戴校本作典命

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汪校本同。王念孫校本典命下增掌字。餘與戴校同。與周官典命合。今據訂正。

諸侯諸伯七命。典命無諸字。

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典命視皆作眡。眡同字。

各如其命之數。典命如作眡。

禮大行人。禮字疑衍。

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大行人無其字。

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大行人無其字。

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帛皮從盧戴校本改皮帛。

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大行人禮上大夫上。皆有其字。

以朝聘之禮也。戴校本亦增也字。各本脫。

所以明別義也。王念孫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別儀、卽上文所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是其證。今據刪。

樊纓十有再就。汪本據覲禮注。再改二。今從之。

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汪本據覲禮注。日下增於字。今從之。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戴校從方本亦增此十字。與盧本同。各本脫。

公於上等。汪本據周禮司儀。此下增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十字。盧校亦云脫此二句。今增。

明臣禮臣職臣事。各本皆脫臣職之臣。

習立禮樂。王念孫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今刪。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王引之曰。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爲句。諸侯交。卽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案上文既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其下卽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今案王說交字屬上讀是。而以世相朝三字爲衍文。則非。鄭注大行人歲問殷聘世朝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也。與此文義正同。蓋尊崇天子。卽是君臣之義。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不可援下文爲證。下文乃以歲相問殷相聘。變易聘義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文。此則據大行人故有世相朝之語。今從大行人文。以世相朝三字移於殷相聘下。則句義兩得矣。

不敢質。禮記聘義不作弗。

三讓而後入門。聘義作入廟門。正義云。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

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聘義迎下有于字。戴汪校本增。今從之。

拜君之辱。戴校本據聘義君下增命字。今從之。

致敬讓者。致字涉上文而衍。據聘義刪。

則不相侵陵也。聘義無也字。

大夫爲承擯。戴校本改承擯。此下據儀禮聘記補士爲紹擯四字。今從之。

致雍既還圭璋賄贈饗食宴。戴汪校本雍作饔。宴作燕。饔下亦刪餼字。各本衍。聘義正義曰。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

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義作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則作讓矣。盧本則下增民字。今從之。

羣介皆餼牢。戴校本改餼爲既。今從之。與篇內一律。

宴與時賜無數。聘義宴作燕。

古之用財。聘義財下有者字。

然而。戴校本亦作然而。與聘義同。

而諸侯務焉。聘義句末有爾字。

及大客之義。戴汪校本義改儀。

殷眺以成邦國之貳。貳譌爲貳。貳與憲同聲字。王引之曰。成字義不可通。當改作除。典瑞云以除憲是也。孔曲爲之說。戴汪校本改以除邦國之憲。

以教諸侯之福。戴汪校本、據大行人改教爲交今從之。

致會、戴汪校本、會改禮今從之。

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戴校本所下亦增以字。與盧本同。今增。大行人作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計辭令。盧戴校本計改叶。王引之曰。計當爲汁。大行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作汁。鄭司農云。汁當爲叶。是周禮故書協作汁。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材。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厤書、祝挈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竝與此同。雅雨堂本改爲叶字未確。今從王校。

聽音聲。大行人音聲互倒。

達瑞節。盧本亦改建爲達。

然後諸侯之國。小行人作若國。以下四句上俱有若國二字。

以周知天下之政。王念孫曰。政本作故。故卽上文所謂事故也。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小行人正作故。今據改。

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王引之曰。不行禮義之義。卽儀字也。不服於義之義。卽誼字也。二字異訓故並見而不爲複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卽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卽古義字。修當作循。二字古常互譌。今改循。

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各本正譌政。戴校本亦改正。又改法爲具。與上文一律。王念孫本亦改具。今從之。

凡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補 今校定凡二千一百三十一字

投壺第七十八

請樂賓 禮記投壺作請以樂賓。

敢以請。小戴記敢下有固字。衍。觀下文可知。

賓對曰。小戴無對字。

請于賓曰。小戴無于字。

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小戴無算字。不勝下有者字。

請爲勝者立馬。孔謂小戴此下有一馬從二馬爲衍者。釋文云。俗本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孫志祖曰。鄭注一馬從二馬之義在下文。此處無此五字也。

則司射坐而釋一算曰。盧戴校本據小戴改曰爲焉。今從之。

請諸勝者之弟子。請諸勝。各本皆作諸勝。盧校云。諸當作請。戴汪校本俱改請。王念孫曰。孔從通解誤也。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卽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今刪諸字。從戴校。

當飲皆跪奉觚。戴校本飲下增者字。盧戴並云觚當作觶。觶古觶字。汪本改觶。今從戴校增者字。觚改觶。

周則復始既算。盧校云。此文當從吳本作算多少視其坐。既算周則復始。戴校云。既算二字當在前舉手曰之上。或云既當作記。衍算字。今從孔注說移此六字於司正曰之上。

矢八分。王引之曰。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分當爲介。鄭注小戴投壺云。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與八算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人。人四矢也。故曰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搢三挾一个。注曰。个猶枚也。个卽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爲分。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各五分。矢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五弧下脫各字。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爲一介。正與此同。八介爲矢數。而非圓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孔注非也。今從王校。盧本矢作

譬亦誤.

及童子使者.小戴作及使者童子.

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小戴豆下有焉字.戴校本改去爲出.今從之.

無去其皮.小戴無作毋.

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盧校云.此十一字疑是注文有誤字.戴汪校本刪.今從孔注刪定.

壺脰脩七寸.盧戴並云.自此以下二十四字.當在曾孫侯氏之前.以類相次.今據移.

御車之旌.王念孫曰.盧以御車作獲者.是也.上文云執旌.既載旌爲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爲之說.非.案戴校從方本亦改獲者.今從之.

史辟史義.此下十六字.當在廢不可歌下.戴校亦云.今據正.

無倨立.王念孫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毋俾立.鄭注曰.俾立不正鄉前也.俾與倍同.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俾.亦通作背.今從王校.

若是者有常爵．戴校曰．小戴兼記魯薛異辭．此當有脫文．今據增薛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倍立．無踰言．若是者浮二十字．荒小戴作𣍐古字通．詩遂荒大東．鄭注爾雅釋詁引作遂𣍐大東．

強食食．考工記梓人作強飲強食．今依改正．

凡七百三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七百四十二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立于席。盧本席下有北字。

其餘皆公同也。盧本、戴本、汪本、皆下有與字。今增。

可也二服皆韠。各本皆作可二服皆韠也。

異其名曰韠。戴校本韠作芾。今從之。

其頸五寸肩博二寸。戴汪校本俱作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戴氏文集說同。今從之。

玄端諸侯朝服。盧校本朝作之。戴汪校本朝上增之字。

公冠四加玄冕．說苑修文篇．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變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與此文略同．家語冠頌篇亦云公冠四加玄冕．祭則四字玄字．非誤也．

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也．各本無之家二字．無上也字．下不字作一．同作可．戴汪校本皆改正．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其慶也．盧戴校本、汪本、皆作其慶也同．今從之．

其慶賓也如是．盧戴校本也作亦．

天子儗焉．盧戴校本天作太．太字是．今正．

主侯自主之．盧校云．別本作王侯自主之．誤．

成王冠．自此至末．盧本皆低一格寫．汪本謂有經文有記文．以上經文以下記文也．

雍太祝定左．盧戴校本改定爲當．今從之．

視民不遠．盧本作視民如子．

遠於年。洪頤煊曰。左氏襄三十年經。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年佞同聲假借字。遠於年卽遠於佞也。劉昭後漢志注引遠於年下重出遠於佞三字。是後人所加。

及時而施。盧本此注在酋於時下。誤。

親賢使能。說苑親作任。

欽順仲夏之吉日。戴汪校本改夏爲春。據注文也。與博物記合。今從之。

遵竝大道邠或。汪本從博物記作普遵大道之郊域。今從之。注非。

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當爲冲。字形之誤。汪本改稚免爲冲穉。

肅勤高祖淸廟。汪本祖下增之字。今從之。

靡不息。王念孫曰。息當作悳。悳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爲息。又脫蒙字。汪本亦作蒙德。今據訂正。

故日下明之也。戴校本改日爲于。今從之。

凡三百四十字補今校定凡三百四十五字

本命第八十

人莫違焉。戴校本從永樂大典改莫違爲資始蔡本盧本同。今從之。

分得其短。戴汪校本分上有或字。今從之。

其變修促。戴校本從永樂大典改變爲中蔡本盧本同。今從之。

受於金則以義。戴校本則下有象之二字。今據增。

原其所。戴校本作原其所始。今據增。

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王念孫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死者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爲之說。非也。今從王校。

不能化。說苑辨物篇作不能施化。

三月而徵昀。家語作及生三月而微昀。

昀精轉視貌。各本精下衍也字。

然後食。說苑家語俱作然後能食。與上下文合。今增。

朞而生膸然後能行。三年噫合然後能言。某氏曰。膸疑與方言齖齺漬也之齺同。皆謂陽煇憤盈也。案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人生期倅然後行。三年頭然後合焉。說苑家語作顓合。

十有六情通。說苑家語情皆作精。汪本據改。今從之。

辰故陰以陽化。戴校本改辰爲是。王念孫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說苑作故。今據改正。汪本刪辰故二字。非是。化。說苑作變。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各本而齔皆作而毀齒。盧校云。後漢閻后紀注引大戴禮。男八歲而齔。女七歲而齔。齔、毀齒也。然則此毀齒二字。乃是注正文脫去。齔字下毀字亦當作齔。戴校本據文王世子疏所引亦改齔。家語同。說苑則作毀齒。王念孫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放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依外傳訂正。今從之。

然後情通。汪本情改精。今從之說苑作精小通。

施道行。戴校本行下有也字。

五十而室。王念孫曰。室上有有字。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今據增。

合於八也。盧校本八下有十字。某氏曰。合於三不言三十。合於五不言五十。皆因合於八十句有十字而省也。孔氏刪之。蓋未達古書之例。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有畝字而上二句皆不言畝。卽此類。蓋預探下文而省者也。今案某說是。從盧本增。

不言大節者。戴校本無者字。

令男三十而娶。戴校本令下增凡字。

創非也。戴校本改創爲則。今從之。

近漢初學者所續焉。戴校本近作似。

八者維剛也、戴汪校本改剛爲綱今從之。

機其文之變也、某氏曰、機當作譏、而讀爲豈也、讀爲邪。今謂機譏通、譏殆也、言殆其文之變也。

其文變也、戴校本删此句今從之。

故以四舉、戴校本改舉爲制、家語正作舉。

有恩有義、喪服四制義作理。

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四制、家語、恩厚上有其字、戴校本句末服字、從方本增也字、與小戴家語合、今從之。

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四制無

不以死傷生、戴校本句末增也字、與四制合、家語無。

同於邱陵、各本此句作正文、四制家語皆無、孔校是也。

示民有終也．家語亦作示．與四制異．

以治之也．戴汪校本以下增一字．今從之．

父在爲母齊衰期．四制家語父上有故字．期下有者字．

而後事行者面詬而已．四制無事字．家語無而後事三字．詬、戴汪校本改垢．與四制家語合．今從之．

憂恩之教也．盧戴校本改教爲殺．今從之．家語亦作殺．

其所口口不怠者．戴校本作其不怠者．盧本作其所不解不怠者．皆非．

聖人因教以制節也．四制無也字．

如長萬物之義也．戴校本如作而．

是故審論．盧戴校本改論爲倫．家語正作倫．通字．

所以正夫德者。今從戴校本。改者爲也。

故令不出閨門。戴校本删故令二字云卽上注教令二字。譌作正文。因譌致衍。今案家語正作教令不出於閨門。是王肅所據本有教令二字也。上文注文疑是正文。因從字而誤入注中。而又衍令字耳。當作故從其教令不出閨門。删上注語。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戴校從方本。改及日爲日及。士念孫曰。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某氏曰。女終日乎閨門之內。義本甚明。因終字從古文作穀。隸變作夂。學者不識。改作及字。今從俞校。

不百里而奔喪。盧戴並云不百里據注當是不見星之譌。今校改。

言及日故經戒見星。盧本戒作成。戴汪校本並從袁本作經成。今謂故經戒當是不經夜之誤。

行無獨成之道。陳覩樓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此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道而衍。家語無。今據删。

宵夜行燭。戴校從方本。作宵行以燭。今從之。家語作夜行以火。

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汪本改婦爲父。上文同。家語亦作喪父。戴校曰。儀禮經傳通解譌作喪父。後人不復檢本書。致滋疑惑。何休注公羊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意與此同。蓋以無所受命爲無教戒義尤明顯。蓋命者教戒也。自女之父言。故曰喪婦長。謂踰笄字之年。恐此女失母教。致長而莫與爲婚。

多言去。王念孫曰。多上有口字。下文云。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今增。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去字衍。戴校本刪。今從之。

婦爲長舌。戴校本爲作有。今從之。

欺造次。戴校本次作化。今從之。

凡一千有五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一十五字。

易本命第八十一

易者渾元之始。盧校本者作曰。戴校本作易說曰。今從戴校。

易說曰。盧本說下有卦字。戴氏文集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案珍本、汪本皆刪。

未有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盧戴校本刪有字。今從之。盧本脫下也字。

或行。淮南子地形篇行作走。

惟達道德者。陳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此言萬物皆生於道。故惟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注引聖人智通於大道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唯智通道者能原本之。卽用此篇之語。今校改。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天地人一二三三三九。

日數十。此下從淮南子增日主人三字。

斗主狗。淮南子狗作犬。

斗之次以狗。盧戴校本以作似。

時主豕。淮南子豕作彘。

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禽獸之名。各本句誤尙脫一禽字。戴汪校本與孔校同。今案正文當從淮南子作麋鹿注曲爲之說。

故蟲八月化也。戴校從方本改月爲日。王念孫曰。論衡商蟲篇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今據校訂作故蟲八日而化也。

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戴汪校本俱改有生爲有本。今案生當是主字。

故鳥魚皆卵。當從淮南子卵下增生字。

咀嚌者。王念孫曰。嚌當作噬。字之誤也。玉篇、噬、疾咯切。噬嗑也。嚌同上。廣雅曰。咀嚌也。咀嚌卽咀噬。凡人及獸之食物曰咀嚌。故曰咀嚌者九竅而胎生。若嚙卽呼喚之呼。於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齟齬。卽用大戴之文。今從王校。戴本作咀嚼。

有羽者脂。戴校從方本改羽爲角。與淮南家語合。今正。

釋者爲脂也。盧戴校本無也字。

而無後齒。淮南子作無角者高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家語作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

夜生者類母。王念孫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甚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卽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是至陰生牡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並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譌也。今從王本校增。

類其多也。戴校本改其爲甚。今從之。

陽窮反陰之義。戴校本改義爲類。

日月望。戴校本刪日字。今從之。

月虧於天。盧本作日月陽於天。戴汪校本與孔同。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王念孫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堅與弱對。虛、淮南作墟。古字通。說文墟黑剛土也。與沙土對。下文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文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虛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家語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墟卽墟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今從王校增。

沙土養薄乃細。盧戴校本、薄細二字互倒誤。

謂衍沃之田。盧本作謂沃口之田。誤。

搏而長。盧戴校本搏改專。今據改。

豐肉而瘁。盧戴校本瘁改庳。今據改。

皆自然之性戴校本性下有也字。

多力而拂。家語拂作不治。

勇敢而捍。戴汪校本改捍爲悍。與淮南同。今從之。

智惠而巧。淮南子惠作慧。通字。

乾坤之筴。各本筴作中央。

凡六百四十三字補今校定凡六百六十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樹枏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G一五七六上